

東國國子疑周子之誤

外紀

敘曰志成矣人物之外而紀仙釋方技災祥之外而紀異事記言之外而紀叢談者何僧道會司王官也所蒞古今宮刹五百區其人豈無一言一行足方人物者乎雖奇誕視一統志而均收之統于一焉遵王制也方技領於春官食邑之入吾取其可觀者齊諧志怪稗官也將鑄姦于鼎庸祓不祥乎若夫支而不淫謔而不虐志為局而手談焉其名右史也則野故外志也者猶官師志也記釋紀仙紀藝紀異事紀叢譚曰外紀

錢塘縣志 外紀

釋

邑人

慧基

呂氏子幼而儁逸宋文帝領公卿送獻並申師禮文宣王就訪法華宗明徹夏氏子讀旨焉基行三七懺著義疏書多種明徹道安傳歎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爾乎從旻師學洞明奧旨武帝引內殿撮聚律要兩宮周供備沐恩獎臨終帝為作三百僧僧瑜出家廬山嘗曰結累三塗情會給東國祕器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乃誦藥王品焚身火至合掌不散真觀仕族范氏紫氣騰空舍中候生連理雙桐焉真觀子舌綺紋掌分仙人字兄事智者居南天竺時彥曰錢塘有真觀當佛去一半嘗感皋亭神請講法華捨祠為刹能使盥水滴地任力褚氏子出家每任繕造之不濡增一紀壽功力宣導四部建傑閣貯優曇王像深蒙勅慰隋室亂願焚身以留像閣火守滅合掌凝然閣幸留像亦旋歸虞世南為碑文守直太守范瑄入葉孫居靈隱受具之夜夢眼光現長丈餘又夢神人施珠在握練行三年閱大藏

三過禮聖跡經二百餘部轉法洗孫氏子夢吞珠
華嚴經二百編有弟子清畫法洗而生遺形理性
與山水為羣嘗登法座有光如紅
纓漸大繞空弟子為清涼國師
居華嚴寺以寺前平湖為放生池十里鬢尾咸遂
生性又復鑄像寫經追報王考與兄晨昏說法娛
母而道齊趙氏子夢學日月而幼入庠序經籍
已而道齊淹通及習定天竺羣鹿馴擾巨蟒驚獸
向之不動講雜花經雪地忽崇惠章氏子從國一
生雙蓮山椒之水卓錫泉進崇惠勤禪觀而專誦
佛頂呪代宗命與道士史華角勝樹梯橫刀徒跌
百尺復蹈火探油餐鐵葉為餽既史華大負詔授
鴻臚卿號全宰沈氏子亭亭高竦不染風塵隱天
讓窟出入經役宗季遠賞歎其才請講諸論季眇二
行鬼神執役注惠明一有兩人其一蔣氏子冬夏
目神光引行詮注惠明一有兩人其一蔣氏子冬夏
經文可五六種注惠明一有兩人其一蔣氏子冬夏
虎鬪其得法玄沙持杜友蟾嗣韶國師忠懿王
多行知識超于蔣氏子

錢塘縣志 外紀 二

于氏子任六和寺受韶國師記翊志逢嗣韶國師
贊永明有日潮聲兩度聞語吳越二王皆尊文
禮焉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餉虎虎迎載還山
益自處以絕滲漏句為物李國主禮焉法眼宗之
始緣德威儀延內道場輒荷擔而入賜賞不謝齊
邱師延沼劉氏子于書無所不觀一應舉即棄去
之荷法也居風穴日乞村落夜燃松文遂陸氏子
來荷法也居風穴日乞村落夜燃松文遂陸氏子
脂單丁七年後徙汝州法席冠天下
嚴謁法眼詰以入還中明還日輪日還甚延壽王
慶遂焚注依眼得忘知解國主錫雷音號延壽氏
子彌陀化身也幼誦經羣羊跪聽定則鵲巢衣袂
嗣法德紹著宗鏡錄百卷擬萬善同歸其土雨花
天樂之祥神棲久矣日行百八事度弟子千七百
人高麗王陳綺衣晶珠之行百八事度弟子千七百
焉後身為宋濂見潛溪集大壑自舊願昭寺住香巖
塔徙砌身舍利之餘重建塔于南屏願昭寺住香巖

山河大地常環省住千光王寺閱楞嚴未解夢吞

說法度人常顏氏子結淨行社于西湖刺血書淨行

取不省常品雕彌陀像與公卿伯牧二十人比邱

千人整心西向王文正公旦為之首悟法師居天

臨終唱佛來迎化後地金色移時因晝夜不廢誦

誦大悲呪身出舍利供像亦如之天聽入台教于藏

誓焚身助王且遵式冥求感動天聽洽英特與歐

既如願而焚達觀字曇穎邱氏子博洽英特與歐

薪盡不壞夢覺五智圓徐氏子早勤儒學兼涉老

二障恍如夢覺五智圓徐氏子早勤儒學兼涉老

坐道場氣壓諸衲圓莊從源清傳台教作十疏

通之結友林逋以詩文自娛有閑居編既逝斂允

以陶器後十五年雨頽爪髮俱長露齒若珂雪經

堪解博淹通九歲能詠小桂後撰律宗十二部經

從雅平誦禮聲不絕口體不言清行濁聖賢所呵居

樂國贊雅益以九品圖刻淨道誠月號慧悟大師居

任院逝感異香天樂來迎淨道誠月號慧悟大師居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要覽注釋迦成道記梵臻家忽有刀斫此婦邀至其

丞相王隨與為友之曇懿業醫後念佛供佛終

報願濟度為授戒遂隱曇懿業醫後念佛供佛終

思照徧歷教庠研究宗乘申且熏煉淨業願比思

聰居靈隱書夜專誦蓮經又是不輟念佛已而日思

淨喻氏子楊傑呼為喻彌陀以畫佛稱也居接待

命為之少戢鐫多寶山攬舟石為彌願代一城子

勒佛首望之巍然張九成銘其塔思慧嗣法雲

本任雷峰持柱寂室以飛來山色說法嘗慧開生

杖趁散聽眾寂室以飛來山色說法嘗慧開生

小與石霜同參作補衲看經二偈自黃龍山挾龍

清之聞于朝召對所致雨者寂然不動平山處林

感而遂通耳賜金紋伽裝後身為明本平山處林

子生自梵僧來悟自及菴信居淨室食不厭粗糲

寒暑大布而已四任名利獨新淨慈據猊揮塵學

徒萬指高麗遣幣來明本號中峰孫氏子遺履在
迎僅得四會錄而去明本雲居甚修異前身慧開
眇小丈夫矣學佛勤首觸柱臂熱於火膚不近席
入原妙死關誓死求之既由金剛經悟而恆若未
悟者一納一單屢居舟居皆各幻任任天目而仁
宗英宗賜衣賜號稱國師文宗加謚智覺焉潘王
璋與諸公卿皆函香師事之北殫龍漠南極六詔
西連身毒東極扶桑奔走販依不可避而像入南
詔神光燭天歿之日白虹貫晦機元熙唐氏子性
山哀動山谷云所著有廣錄日本雲南之僧集
諸大臣率屬迎主淨慈高麗日本雲南之僧集
猊牀下千百人乃作佛閣植松柏鬱成叢林宗
妙趙氏子轉輪被鎧為僧之綱嘗禱宗靜高氏子
梵闍宗淨慈嘗觸賊鋒不祖如幼誦魯諸即以野
離師道聯左右人以爲難濟顛之流後居天池
眾赴化期如已忘之尚曳履道遙問故始沐浴坐
逝有塵根都盡廣承潘氏子少穎悟師圓鏡勤三
萬月當空之偈七懺精相宗雲棲宏命之代

錢塘縣志

外紀

四

講于天台賢首教模象知形無師自會晝
夜聽眾圍繞戒鎧甚堅後觀佛面西而逝

流寓寶掌中印度人生時左掌握珠故名悟由
此忽四百歲今已過七十二年矣慧琳習學三教

後塔倏開得金鎖骨藏秦望山遵式號慈雲懺主
講訓生徒向二十載白居易輩法夢吞珠而生

郭伯九人公退至院禮稽問法遵式號慈雲懺主
傳天台教於寶雲燃頂誓行四三昧法因章獻太

后請懺而著懺文行懺多異逝日星殞自云生上
品矣焚餘三指書遍鍾王詩文典雅有金圓智依

園靈苑諸集既歿祈晴屢應加號正覺圓智仙
法師因觀蓮燈發明具變二法憤南宗之鄙天台

往謁元公舉蘇軾東林偈而始悟有溪若是聲山
是舌無山無水好愁中仁始不信圓悟勤之法擬

人之句元印可焉高宗命爲僧錄歲脩金光明懺孝
孝宗賜坐若納高宗命爲僧錄歲脩金光明懺孝

咨問甚勤若納高宗命爲僧錄歲脩金光明懺孝
旨且勉以仁孝賜白雲堂印光齊璧注祖源記普

宗命肩輿出入內庭賜賚甚厚齊璧注祖源記普

神煥考論諸天行位明君臣母子之宗印師竹菴
分甚辯煥子妙心簡言思義皆克肖宗印誦台宗
書必干過斫支離之病不獨申九辨駁雍布衲高
宗極論也學徒常五百靈宗召對錫號雍布衲高
峰躬舂爨樵樵樵貌瘠黑慙而少文每允若九歲通
躬乞給眾所著有和永明山居詩每
春秋風度簡遠詩文雄健有法妙解台衡家言諸
名卿多與交時稱若濟無罕佛海四天王云祝瓔
珞涸泉復盈而叱亂大訶號笑隱領五山寺傳法
兵乃遇害白乳流地文宗順帝命坐咨問授三品
奇彩爛然鏗鏗磊磊落落文宗順帝命坐咨問授三品
文階錫賚甚厚盡用以建閣愧事母不及睦州居
蒲室東冥慧日昌北峰之教飾上下天竺如天官
而已啖竹粥夢合太祖徵問字而一如疏法華道衍
與名且合學得旨大詎道師云文章虞集黃涇張翥
人脩藏宗泐所得旨大詎道師云文章虞集黃涇張翥
荷寵賚宗泐所得旨大詎道師云文章虞集黃涇張翥
佛樂章臨幸賜膳無虛日每和其詩稱道衍姚廣
為泐翁又命往西域得文殊等經而還道衍姚廣

錢塘縣志 外紀

五

師也擲太平錢卜靖難之師成祖用致太慧理建
平焉竟圓頂不加冕云已上住天竺寺慧理建
先靈驚後靈隱每語人曰此天竺靈鷲山之小嶺
何年飛來仙靈隱窟亦復爾耶就洞門呼黑白猿
證之慧誕函與靈隱實來仙聖於林石森聳處得古石
講席高智一精戒範而善曳聲長嘯聽者生善名
流也知鑑空始貧餒求餐遇梵僧啖以大棗乃知
後終不知鑑空前生說法之過授鏡照之又鑒未來
興衰言之事因出家作寶達時江濤射諸山伍員感
識預言武宗之毀教為民皎然直清淨高邁文章
其慈院有印沙牀照佛鑑為民皎然直清淨高邁文章
雋麗所謂霄之畫能清秀也志在孤松片雲作書
以辭筆視將入杼峰而陸羽皇甫曾章應物諸莫
逆者每以大乘相期故所著詩式韜光巢構塢友
號嗽子五雜俎羣書皆得不廢韜光巢構塢友
鳥巢而與白居易和嘗延齋不赴契嵩音號十
以詩代簡自比明月難教下碧天云契嵩音號十

萬聲遂爾博洽得法洞山總獻輔教論諸書于朝
明儒釋一貫定佛祖正宗賜明教之號韓琦歐陽
修交稱焉居靈德章前宗問法章喝之日皇帝面
隱永安精舍 德章前宗問法章喝之日皇帝面
作心珠歌道臻 岳公角勝義墮懸首于幡聞者慄
賜號明覺道臻 岳公角勝義墮懸首于幡聞者慄
然蘇軾談古書偶 惠遠 號晤堂嗣圓悟勤孝宗屢
忘臻應口誦之 惠遠 號晤堂嗣圓悟勤孝宗屢
性但以歲大 乘道終不能免問如何得悟曰本有之
心無別以心天無二日帝 崇岳 遇木菴者譏所得大
首肯之賜佛光之號 密道 樞 號懶菴嗣慧公孝宗
無利益憤激力參于密道 樞 號懶菴嗣慧公孝宗
菴語下大悟利人獨多 道 樞 號懶菴嗣慧公孝宗
應機妙堪 號笑翁領旨無用全公關寺左屠沽道
處 號癡絕得旨曹溪生公徧歷叢林皆 重顯 嗣北
冲 號癡絕得旨曹溪生公徧歷叢林皆 重顯 嗣北
埋名懷曾學士薦居三詔不一師 珊 珊 以爲常人也
每云三分光陰二分過靈臺一點不指磨貪生逐

錢塘縣志 外紀

六

日酒酒去喚不 德光 嗣大慧杲嘗對理宗曰宗門
回頭爭奈何 德光 嗣大慧杲嘗對理宗曰宗門
住山又問朕心佛心是同是別日直下無 妙峰之
第二人上大忱悟賜號佛照有奏對錄 慧朗 號幻
善 授神融意悟化後鄭清之爲塔路 慧朗 號幻
場棄榻上忽不見得之則曰四童昇去 場頓 輔良
愈以爲神後嗣行端因誣候訊坐逝 撫下 輔良
范文正公十葉孫住靈隱和粹淵懿精研古教 正
深得笑隱訢之旨說法法涼煙白草間先期告終 正
源 歐陽文忠公齋得法虛谷陵智開識融雄談慧
居獨存既坐逝弟子分 德珍 嗣虛舟度元初徵入
瘞爪髮皆叢生舍利 德珍 嗣虛舟度元初徵入
價騰踔長雄諸方嘗有物出行端 智通 魯詰竺經
目中瑩潔如珠皆舍利也 行端 智通 魯詰竺經
嗣法善珍兩居靈隱三被金襴之錫自稱寒拾里
人以生緣臨海也 呵叱怒罵不近人情而實全提
正印古鼎銘楚石 守仁 歌書亦道勁嘗汲九溪招
琦夢堂靈皆師焉 守仁 歌書亦道勁嘗汲九溪招

社客焚香試茶與張伯雨偕來復葺蒲菴志思母
和國初徵授善世有夢觀集脫縫掖鮮本裝字無見
其文如木難瑚當今方袍繼御前未幾索筆書
過之者後以詩犯諱召訊坐脫蒞寺未幾正濟菴
德始居靈谷行百丈清規甚肅菴及賜號圓慈正濟菴
偈而化又有忻悟者嗣懋菴及賜號圓慈正濟菴
寺四年以舊住持事株連沒興古道屢為大會首
于燕兩僧閣維皆有壞者與古道屢為大會首
聞雷立化棲雲菴空江之德明築臺防倭諸利賴
師念佛旋繞亦倚杖立化德明之時婦女多避倭
山中明給食還所脫簪珥持圓會課誦不踰闕飯
不淫戒為僧石遂興廢寺圓會課誦不踰闕飯
僧幾數十萬持戒精嚴及逝暑月不潰法弟道潛
本能呪集飛鳥飯之如僧悟已上住靈隱寺道潛
胸瘕狀如北斗由文益而悟領徒常得五百焉兩
見文殊聖容又見普賢乘象山門鼻枕懺所吳越
王造永明寺居之終時白道濟井浮沈人稱濟顛
光晝發塔頂亦時放光白道濟井浮沈人稱濟顛
為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或贊之曰非俗非圓照
僧非凡非仙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蓋紀實云圓照

錢塘縣志 外紀

七

宗本由天衣懷而悟時眾爭請轉輪杭守陳襄借
主南屏三年為此邦植福孝宗召對亦稱福慧僧
云雷峰才資福義定中皆見安養金蓮標本往生
是以禪兼淨土者也弟子脩顯省聰崇信並有名
善本敢坐齋食以魚蔬名者不敢啖防心離過類
如居簡人爭竹山見師竹賦息爭比之僚也
此嚼東林顏木札羹鐵釘板迎奉而悟嘗曰不敬
充東家孔夫子卻向他家習禮樂意嗚逃禪者
法薰嗣破菴能貌古性直節慧才悲呪恆百八徧
夢觀音解袈裟衣之常授菩薩戒于雷峰方錫摩
觀音像騰寶焰映奪日燈有證戒光記米芾書
原妙號高峰故武弁也參倫公語未契立三年死
單而出或發函忘扇鏞而去後參希陵號大辨契
雪巖欽公宏悟普度名冠元世希陵號大辨契
旨文章清麗高古詞場道元學者奔湊即仰山二
龍亦日往朝焉視黃白無殊瓦礫元四帝皆賜號

龍之虞集世愚號傑峰夢觀音送童子而生坐如

銘其塔嗣止巖息影大慈山者十六載輪可授無

大悟遂真稱宏辨之號焉有二會語錄明德身也兩

下常滿真卓佛印學禪也竟往生賜號圓行鞏夢

指雄碩負念頓釋不踰戶者五年為銘慧照琪公

稱普聞日念佛即學禪也竟往生賜號圓行鞏夢

見竺西疑情頓釋不踰戶者五年為銘慧照琪公

明定慧副以金欄為五山主宋濂為銘後慧照琪公

洲大聖衣覆頂而落髮得旨松源之盛慧照琪公

諸大德每延致之晚繼倫公法席最盛如丸懷渭

後身也與分座帝師錫佛德號不顧也如丸懷渭

舞空遂與分座帝師錫佛德號不顧也如丸懷渭

宋濂稱為文中綉虎而舅大祈與徵詰鋒起又稱

俊鵲常引頸就兵刃不懾陳氏婦夢遇神僧見渭

言下坐脫懷信嗣竺西坦公凡主大刹輒持鉢丐

蓋神云脫懷信嗣竺西坦公凡主大刹輒持鉢丐

投刃拜而太祖亦入利聽所講經逝日月上智順逆

夢懷信來言別為卜葬治喪躬奠送焉上智順逆

錢塘縣志

外紀

而悟錫金欄不御甘地爐竹箸也多飾塔廟取千

人鐘鼓節之每傾篋為僧官道國初兩召演法備

願問道聯墨坐道場兩被徵召纂修大典遊戲翰

馬藕花蹟簡菴梵僧應身也得法時菴後徵脩大

居傍厚歸蒞南普仁性孤峭每危坐達旦得法了

資甚厚歸蒞南普仁性孤峭每危坐達旦得法了

屏鼎新像設幼師韓莊節通經史而宋文憲謂其

錄山居元滸文如龍錦已傳台教天岸矣復于元

詩百首脫黏請者疏幣盈几廣衍悟宗闢教坐逝

詔入問道賜食加殊禮焉書詩梅雪觀佛閣壯麗

致祭德祥嗣懶庵持律工書詩梅雪觀佛閣壯麗

之疑及問鍾透脫更不存妙解矣淨慈休休翁道

證之有和永明詩幻寄集已上住淨慈寺而供

標受具後說戒六壇積施置田收萬斛粟藏而香

者也時詞人與之分契陸羽曇超任玉泉寺獨宿

目為道標梵僧名之威鳳云曇超靈苑諸山一定

累日虎兇不傷俄龍化老人語超曰鹿山民鑿龍
室怒久不兩乞往誨之師命致水撫掌而玉泉出
因往戒龍寰中受心印於相母歿廬墓出家童子寺
兩洽歲登我移童子泉來且見二虎爪跑泉湧嘗示
夢神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
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
取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
頭咸就問法今稱祖師堂道欽素導入徑山感獵
人焚網神龍徙宅鷲猛馴狎兔雞隨繞代宗鄭重
咨問心要累辭珍寶止受布蔬杭牧請居色之龍
興寺道林圓修居喜鵲寺誕有異香因名香光得
云見林坐松蓋傍有鵲巢危之日太守薪火相交
易性不停危尤甚居易因問夢是浮生為復浮生
識性不停危尤甚居易因問夢是浮生為復浮生
是夢答曰來時無跡去無踪去與來時事一何
須更問浮生事此元卿住招賢寺辭供奉官入釋
稱鳥窠會通名吳元卿住招賢寺辭供奉官入釋
禪師會通詔許焉侍鳥窠欲他遊窠吹布毛示
之忽悟不去靈祐印為真子而寒山拾得相與導
名布毛侍者靈祐印為真子而寒山拾得相與導

錢塘縣志

外紀

九

往泐潭領旨百丈應司馬頭陀之識道悟受具竹
居大滄山橡栗充食遂興滬仰一宗道悟受具竹
國一居大梅山猿獲饋橡猛虎飲文喜住無著院
肢及居天皇士女億萬稽首嚮化文喜為仰山典
座文殊跨獅緣鼈掌之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
喜不屑也懸衣田中除雲之蝗武肅王延住此院
逝日室發白瓜髮俱長楚南頓了宗旨定或淡旬
色叛兵啟塔瓜髮俱長楚南頓了宗旨定或淡旬
武肅王每施齋供而昭宗則賜鹿胎衣五事晤恩
忽雙虹貫室辭眾坐脫亂兵發塔瓜髮俱長晤恩
任慈光院洞明台教不離衣鉢不蓄財寶不近豪
族弟子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後觀白光出
井乃絕粒念佛面西而可周自豫章經江論海中
化同院聞絲竹鈴鐸聲可周自豫章經江論海中
祕黑白眾恆半干武肅王命夜為冥司演法鬼景
神現形扈衛因贈中金如意焉多有疏鈔傳世景
霄不住真身塔寺時徽猷名高欲凌轡景及聞開講
焉幼璋住寶山院唐夏侯相國猶子神僧識錢尚

德韶國師 吳越忠懿王居之內道場師尊之韶參

法界與智者同姓人疑後身又為之導王遣使航

告眾而化吳山道愆 悟由雪峰武肅文穆二王咸

大井其所開也 幼勤課誦雪峰存公曳其長耳此

而修行 忽至相寺入浙傾城望施士女每牽耳結

干頤下修惟默笑或勸作福能遮百醜永明語錢

王此定光佛也修聞之曰彌陀饒舌今漆身尚存

希覺抄書籍著會釋記其解周易吟為樂入十猶

傳之贊寧又補南山鈔著增 紹巖善詔國師誦法

暉錄常共紫衣天人卧云 陸地贊寧住祥符寺

華經二萬部以安養為期感之 贊寧住祥符寺

生蓮舉城瞻巖輒奉而蹂之 問加右街僧錄及

吳越王署為兩浙僧統太宗延問 史所著有宋高

明義通慧之號時名律虎世稱 敦教史所著有宋高

賢事跡百卷辨才名元淨住龍井寺入慈雲法智

居龍井遂成伽藍法界觀成眉間卧起處往往得

舍利焉左肩現袈裟條八十一 蠟燭庵二歲通論語

蘇轍為誌銘 佛印名了元居蠟燭庵二歲通論語

趙汴為贊 嚴語入釋得旨納公與蘇軾倡淨源住

酬時策勵之聽客語合心一笑軒渠而化 淨源住

因院見長水諸師專精雜花因合二疏及製此元

經之懺而解羣經文亦清勁高麗義天師焉 資

照住靈芝寺依慧鑑學昆尼大振南山之宗有資

錢塘縣志 外紀 十

人皆聞天樂聲 用欽 萬先大智學律日課佛三 道光

母逝時西湖漁 用欽 萬先大智學律日課佛三 道光

住華嚴寺學通 昆尼為東南義虎持法華創塔廟

終身不怠將歿見彌陀現相天雨曼陀羅花滿庭

必才 演福能言見公性具之室日勤懺演著妙玄

文句諸書莊嚴佛閣高 淨曇 住法慧嗣保寧璣一

踰百尺台宗之領袖也 淨曇 住法慧嗣保寧璣一

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 靈照 契雪峰高麗人

怕收足而化火後舍利如霰 靈照 契雪峰高麗人

衲服勤謂善繼住集慶寺夢神授白蓮而生蓋永
之照布衲善繼明壽後身也長治春秋歎曰此身
終壞卽穹爵因春秋而致得幾何春秋歎耶乃棄去
傳法湛堂澄脩法華懺每多感應豪俊執經輪下
與倡和焉及還華徑于池深木寒處修十六觀證
壽無量舍利累積其師澄輿清古源澤雲夢齊名
而皆得圓菴果弘濟住普福學博律嚴融通玄義
之傳任演福感雨花呪水盛住妙果寺遇孤舟濟
龍象馴繞懺感雨花呪水盛住妙果寺遇孤舟濟
沙散處鹽官岸爲不圯華波搖不散而濟印之始
如南巢五龍讓宅生有祥輝逝日練光縱橫分合
彌互松隱茂居傳法寺受戒于昭慶惠聞巖泉冷
山刹不山疑塵滿席古鼎銘謂達摩守貴居天
涼影賴以不墜旣逝而火天花滿空
之道賴以不墜旣逝而火天花滿空
寒暑一衲始見千巖長于龍華繼見中峰斷崖而
後知千江一月於是莊嚴天龍如大伽藍有憤其
落齒者生五士璋住集慶寺犀頂星眸生不如輩
色舍利日增士璋柳貫其經師也除髮杜多與天

錢塘縣志 外紀

心稱雙璧著聲台教窮玄于無才本善住三塔寺
繼三師時城京師億眾視方略焉
曉夜無怠聞鍾有省月溪證之而古庭授以衣拂
昭明寶蓮甘露三寺其興建也石屋天真皆掩關
處有毒慧炬住崇壽院深明教觀江神洪偽住相
棄武弁得法大璋南來天目立禪得定應石識建
寺勤修淨業飛鳥就掌食旣坐脫呼楊鉞父同往
安養方平日本真廣如之居雲棲寺其師袞安遠
舉家見之似愚而實敏使入俗必孝子而獨稱之
爲鐵面禪和後坐脫頭挺直貌如生時五祖戒
忠臣義士也後身旣爲守統諸寺與清順可久惟
公肅義詮孤山之勤與思智果之參寥泛湖唱咏
而琴聰蜜殊尤賞音同味焉獨贊參寥五不可曉
疑居權位若順之介約寡交勤之聰明材智雲閣
黎之不出寶山皆戒之宗派瀉山法眼雙燈照邑
亞旅軼之方外交也
焉淨慈則有楚明月堂師一自得安永象宣凡六
人靈隱則有清聳立本延珊雲知正童子演道印

處先紹光慧中道端慈覺文勝延嗣端裕成傑希
夷普濟可純覺阿凡二十人而慧秀明真天龍派
也洪壽惟一興教派也子儀從諫癡禪天竺派也
子興法瑄曉榮龍冊派也慧居契盈彥球龍華派
也瑞龍之有圓雲龍之有歸大錢之有聳法雨之
有源水心之有妙廣福之有尚五雲之有悟報恩
之有端與紹是皆照耀人天火傳而不見跋其提
唱玄要大乘所不載況復邑乘茲亦存而不論矣
靈蹟諸比丘于生死去來如遊園觀而具戒定慧
薰成舍利不壞之相僧史有載有不載或塔
全身無可載者今按史書坐逝則道欽靈祐文益
曇懿思淨大訢希陵道樞行端來復慧日慧朗若
而人書辭眾剋期則寰中延沼幼璋曇穎用欽處
林善本崇岳宏濟中仁晦機熙若而人而書舍利
者惠明普仁道愆士璋道冲宗妙書五色舍利者
行鞏書青白舍利者晤恩多至于無算則有若淨
源允若之善紹嚴智順宗泐悟法師無算而齒舌
不壞又有輔良善繼其人矣乃若契嵩五事堅固
實罕其傳下此而慧照惟晴齒本聚明德惟頂骨
忻悟惟舌根簡菴惟頂齒可授思照懷渭雍布衲

錢塘縣志

外紀

十三

惟齒並與念珠同堅而滑之鉢亦如念珠況復合
利之出于身纍纍眾色乎上騰而取之煙者懷信
宗靜下漏而取之穴光發于龕者必才綴骨者元
靜砌身者延壽塔見靈異者圓修重顯證其所得
微有等差要以交光相羅合為一體是名法身紀
述有遺斯其涉人矣 已上住各寺併宗派靈蹟
論曰靈鷲山者能仁頌徒千五百人處也鷲載其
徒飛來此中幻為住持著僧史者百餘人隱窟所
藏尚有人焉古今纔數十人足紀耳五燈交光各
有宗派三摩薰鍊並著靈蹟余不具論然其人皆
神智絕倫脩證交徹稱天人師不乏也吾師仲尼
云無隱乎爾而端木智者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不知所祖述憲章者何物烏得令仲尼之徒

出鷺山下乎余故具列之爲學聖者鏡焉乃邑俗
動稱法眾士女被緇趨西方如鷺猥云廣大其教
吾爲此懼矣

僊

邑人

姚俊

字翁仲受業太學明經術災異晚為

人郭幼平教服九精煉氣輔星在增城山學道遇秦

華陽洞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藏蛻臨平聞鼓

角杜曷字叔恭謝靈運幼養其治今客兒亭是也

眾附矣而後受神人張鎮南之辟不就為正一弟子

焚香見人三五世禍福符章立驗眾益附至數萬

云謝安觀黃日光語以祖德昌後為陸納拜章解

世厄授藥獲耄齡而桓溫北伐敗績悔違其言所

策謝玄肥水之師堅來而覆其早鑿也預言木妖

盧諫犯關敗死狀至兒孫短報玄孫獲福及孫泰

之禍亦預言之亂既生戒裴僊姥探花釀酒王方

家人治凶具剋期尸解後三人就飲授丹迎去今

和天酒飲之好飲貧士在餘杭此晉初錢塘之名王

柳浪有仙姥墩或曰在餘杭此晉初錢塘之名王

安石送僧歸錢塘詩杜曇永齊逢革命歎曳裾之

云花前若見餘杭姥杜曇永齊逢革命歎曳裾之

錢塘縣志

外紀

古

維繫因遊名岳建清虛館于玉笥門人踵至俄大

營法樂洞天復開洞側石臺以待真侶武帝賜號

金闕先生蕭子雲師事之白峰頂瓜刀不得者隨舟

中靈真屢降服丹于太白所借瓜刀不得者隨舟

為地杜子恭嘉興魚躍入舟遂剖得之賢豪師焉

仙云產去邑必褚伯玉虔禮致纒與交數言而巳

遙拜恭之室為立太平館俄餐霞霍山性耐寒暑

高帝詔不起為太平館俄餐霞霍山性耐寒暑

入閩洪發船碎萬仞之下而伯玉怡然其疑神如

此徐靈府年俄結廬層石屬眺天台憩雲蓋十餘

以方瀛修煉其間有性修自性非求而得之句作言

志詩辭武宗之徵絕粒久之疑寂而化著玄鑑五

篇及三洞要徐彎人至叱成白蛇與兄弟俱樵獨

略傳左元澤腰鎌倚錢小校事合狐纁從袁循持節

不返尋之腰鎌倚錢小校事合狐纁從袁循持節

木若蟬蛻著樹錢小校事合狐纁從袁循持節

清骨方腫善書奕手錄凡五百卷幼負篋從胡法

師遊朱天師奇其相而得度居真聖宮及受樊先

生靈寶錄歷覽葉笈忠懿王俾主三錄齋事焉太
宗選居太乙宮召對賜紫命校道書錫號元靜太
師一日見朱衣吏持符使速淨穢趨職久之管歸
沐浴返真體柔汗霖火得青黑色珠升餘年還本質
真遇邊姓青衣欲傳點化術問知五百年還本質
間行符救人而辭青衣敬其言跪授紫符法祥符
白後承繡衣使者之召而化趙林記其事王迴子
高居尉司前秀朗出塵嘗逢周瑤英攜遊上沈若
蓉城蘇軾為作歌周密題奇俊字北郭石上沈敬
濟字子丹通三氏書尤長於醫居茅山施藥沈敬
遇老姥鍾山令汲山泉煮石石柔餌得仙煮十載
不柔姥曰內蓄疑耳此瓊樹中風故堅信吾言
當自柔已而果然餌之莫起炎號月鼎受徐無極
身輕貌忽變倏失之祖欲聞雷擲胡桃應聲而發
之法神物從之元世祖飲西湖客畏日浮果殼觴面
賜金繪碎以濟寒者飲西婦為北高峰白猿所攝
雲起湖中翳日矣市魁娶婦為北高峰白猿所攝
呼狂飈飄婦歸他靈奇率此類後俟風雲雷電兩

錢塘縣志

外紀

五

五事備書劉大彬居茅山延祐間得九老仙都君
偁而化劉大彬玉印仁宗即賜之加洞觀微
妙玄應真人之號經錄殿宇由彬而張雨字伯雨
新作山志張伯雨為之書蛻于華陽張雨九成六
世孫悟楊許遺書于茅山其師亦莫能測也趙孟
頰楊維禎謂在陶貞白上庶近之而文學韓愈詩
宗大庾諸子書逼李邕畫木石似蘇軾則虞集楊
孟載劉基姚公綬交稱焉藏書黃篋樓比鄰架所
論著亦多至所謂莫測者見于玉鈞橋冠劍之發
聞伯雨首創于鄭大史環欲併得之攜還震書二帙工
鸞其一于鄭大史環欲併得之攜還震書二帙工
雷失書創亦隨台急掩其坎不測人也徐宏道洞
陽脩真瑞石山年入十三沐浴更衣書頌而蛻有
不離本性即神仙之語得法弟子丁野鶴也道常
感張平叔住山傳丁野鶴居裝駕橋北棄所業束
訣故庵名紫陽云野鶴居裝駕橋北棄所業束
月沿門誦經受少許米名日月經僅官巷杜氏輩
數十家而已不他巧元宵眾日以月供故索齋競談
蘇州燈之盛丁令各閉目目啟而燈見俄矢丁時
已歷叩眾家語故矣久之眾歸急往謝之日更能

化羣鶴眾爭起捕所化鶴皆紙也鶴鳴人喧忽反
顧丁作控鶴坐而化漆身祀焉先是召其妻王守
素付之偁云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
忘虛空鎮長寂妻感其言亦為女冠二十年不下
山仙 鄧牧 天師起然館文章高逸四方請者踵至吳
羽化著 葉林 牧能古文卻穀洞霄惟啖果蔬獨善鄧
之亦與 姚真 人其妻冲靜先求出家姚因與之雙
齊名 王應瑾 號景舟出家而事父母居依聖觀張
後皆 高士真人者也領諸神師救邑旱呼雨而天師名以
若涕唾平居種藥洗竹聽笙調鶴而已 冷謙 敬通
音律繪事初為火德廟祝與張三丰往來道士背
謙夜宴飛符掩月始知其神詔授協律郎定郊廟
樂章嘗畫一鶴守門合貧友入取帑金得全而遺
引內帑失金因引故併逮謙謙求水遠者入瓶中
持見上呼之不出碎瓶 周思得 成祖召試所授五
片片皆作謙語卒遁去

錢塘縣志 外紀

去

廟俾與其將居扈從北征役王靈官鞭虎前驅虜
駭潰炎途尸臭禱雪覆之六軍皆悅常歷事四朝
英宗尤寵焉還山尸解年九 徐道彰 有仙姿通清
十三諭祭賜號勅葬人盤領 致有祈輒應而談雷
諸法養神通玄觀每早潦禮致有祈輒應而談雷
奧陳守傾聽焉除奸驅邪及探三光復嬰兒之明
人咸德之受施即營妙庭幽潔 潘道士 居佑聖觀
絕塵後沐浴解化羣鶴迎之去 郁存方 善役將常
如廁召將取紙拭穢將怒火筆 俞大彰 居重陽庵趙
點額爛後指人撫之曰吾道之傑也既受諸階法
于舍而後生異人撫之曰吾道之傑也既受諸階法
祈禳盡驗即大旱封潭役將捲湖水灑城中鴛瓦
魚躍嗣師命捕鼠妖召吏兵 俞大彰 居重陽庵趙
與戰擒之年七十九無疾化 俞大彰 居重陽庵趙
禱雨雨立至他祈禳類 高一澄 居惠應廟莊生所
此卒後有見之金陵者 高 一澄 謂禦福者佩天道
劍八十 九坐蛻

流寓 辛汧 一名計然師老子為范蠡師作文子
號通玄真人隱禺山即計籌山也山

半在邑鄰葛洪字稚川著抱朴子博聞深洽江左
廣化寺漏合就取丹砂而鄧嶽邀止煉藥忽欲遠
求為句尸解矣輕如空衣今名山往往有丹井葛
遊即之邑葛居庵普福甘園皆有之初陽臺其服
嶺尤著也方輿勝覽云天竺山乃葛仙翁得道之
日精處也遠遊止稽雷峰去臨安懸雷隱處
所許邁百里而遙故遠遊近適焉安得謂雷千歲
千里外許由也邁潛志幽契應元吉自天之占及
受中部解東諸法玄感定錄服玄液水黃精面有
童顏云既卻都禁使者度世丁飛字翰之與陸龜
東宮為地仙當雷此中矣世服餌日治心脩身
讀莊老善養生寡睡少言問所服餌日治心脩身
之外別有何物每月夜鼓琴寫鶴翔集年七十二
力作陟險如飛八十六毛髮不衰顧杜昇有才學
反益壯善小楷有丁行者醮筆池杜昇得隱形
解化術入杭市沙龍字浮轉杯中叱飛丈餘若
小龍隱雲霧呼之復下得錢及新衣輒與人語蘇
牧杜瑞休行死兵難當慈愛及人後如言徐立之
昇亦被役有人遇之江浙湖南沙書如故

錢塘縣志

外紀

七

學老子隱雷峰自比冥鴻霧豹又車四貌甚偉有
有劉蓑衣者築希夷道堂在峰下大期百二十歲矣
數斗不醉數往來邑中嘗再逃大期百二十歲矣
而會蔡京為邑尉依之兩日新至新村堅求同宿令
京處外蔽之中夜眾且就牀擒四恐損京致帝怒
日又被逃六十年也俄聞揭榜數萬番聲乃起謝
日非公極富貴安能免此番厄究當無患蓋馬湘
楮聲其數云強授乾汞術子條鼠粵賴焉
字自然鹽官吏水府淨鑑院其丹室也遇道人攜
入石井致合書于蜀旋得報而出稱石井仙嘗墮
雲醉坐溪面指水順逆橋斷續各如其意及呼錢
召鼠瓜實傾刻之術杖指人病應手立愈之方無
不通也眾僧跌視湘制之跌經日以懲慢畦丁吝
施畫犬逐啄菜之鷺損畦祈之故無損以怯吝長
溪逆旅使寢石壁上倒掛于梁以懾傲扶風馬植
欲通譜日與若風馬牛強附者愧去以澳羣至歸
求析宅試其兄嫂虛埋行杖飛昇劍州以傲迷真
而逐妄湘見永康松三千年知且化石如其言豈
張果之劉居中嘗得石壁異書行之壽百餘歲
流歟

王嗣昌 玄悟自北海來望吳山五色雲跌頂上竟

下山常畫地為獄因妖燔馘之治病病愈不用醫

術也居三十年無疾朗吟而化宋高宗感靈異為

建三觀蔡道像 博學通微遇異人得訣高宗南渡阻

茅觀蔡道像 風祠茅君而濟見三絳衣人坐吳山

因拓庵為觀使主焉祈禱輒應建金錄齋又能致

百鶴因賜田及七寶鎮其山年八十一坐解所遺

左右侍中貴劉鹿泉放 張守真 應高孝兩宗詔館

者感而棄俗封真人 厚資脩然不顧後無疾羽解

養魚莊醮有異應蒙厚 資脩然不顧後無疾羽解

子伯環亦隨館于杭演法 鉞經均受兩宗之眷次

子可大領邑龍翔宮事攘 蝗保 皇甫坦 桃推久之

塞咸有感格錫予更駢蕃 云 保 皇甫坦 桃推久之

頂有珠光能斷地出泉布 氣生枯槁因入顯仁太

后夢召之醫目噓呵翳落 及起妃甃雷扇治瘡皆

奇驗而高宗又善所對無 為為治之語資錫甚厚

坦潛置卧榻去不受也兩 朝四徵館之西湖顯應

觀及命登御舟泛湖孝宗 亦加宴錫焉俄李芟定

進奏辭眾泊然尸解天燈 仙鶴旋繞藏室

錢塘縣志

外紀

六

國寓邑營授徒將詣淨慈禮 羅漢過長橋竹徑迷

路青衣道人問得其故止之 啖以所斷燒筍俄從

風雨晦冥中失道人所 在即身輕貌妍不復飲食

僕駭之以語其兄莫莫至 則去游茅山旋入青城

矣後莫為蜀提刑訪之已 張紫陽 平叔九皇真人

乘雲去數年惟存繪像耳 張紫陽 平叔九皇真人

悟真篇度人已度徐洞 陽建菴瑞石而後闕許生

見賣裘翁者曰吾宅鳳 山候潮間後入庵見像大

駭蓋視為白玉蟾師 翠虛佩琅書以神童為神霄

真宅矣 白玉蟾師 翠虛佩琅書以神童為神霄

一庵醉墜西湖遠尋不 得明日黃舜申 宋南度後

坐水上猶醺然幾此湖 水仙矣 黃舜申 宋南度後

中賜號雷淵廣福普化 真髮髻道人 少藥孟水中

人受南公神書門士如 雲髮髻道人 少藥孟水中

嗽而吐之成銀為周文 璞趙陳宗真 召見命仗宗

師秀償酒債因名遇仙 酒肆陳宗真 召見命仗宗

噴水忽成紅霧遂錫紫 金元範 未嘗聞道寶祐初

芝之號使居神霄雷院 金元範 未嘗聞道寶祐初

授符治潮醒輒忘之三 夕而始憶其文詣闕 唐道

請試潮大至飛符喝退 之不受賜而歸華陽 唐道

錄素以精虔章醮得名嘗保安度宗持章出神為
宋國表念表詞懇誠姑押詣玉塔見引服冕髮
神人至眾荷青冊者隨之傳旨云宋國人民疆土
附汝職掌神人拜受傍有天丁曰宋羅少微陽宮
麻盡章所由不達也革命後唐言之微奮袂提羊
夜雪與丁文學輩擁爐思美醒肥豈微奮袂提羊
歸于庖李國用寓邑久之嘗得仙術洞見五臟稱
蓋仙云李國用神仙謝退樂者延之偕傲上坐省
幕官皆陪席趙孟頫與焉望見躍起致禮曰過江
僅見此人面瘡愈即面君異曰一品名聞四海卒
如吳全節奉詔訪異人建紫瓊觀一品名聞四海卒
言每日欲知顏子如思慮正在羲皇未王壽衍字眉
畫前蓋得謝疊山河圖訣而成真云王壽衍字眉
學行至治初徵授宏文輔道粹德真人頷開元宮
虞楊范揭皆與善嘗為名士劉時中治喪撫其孤
葬近壽穴便拜與善嘗為名士劉時中治喪撫其孤
婦篤友誼如此杜道堅祖號南谷風度清雅見元世

錢塘縣志

外紀

九

殊厚主昇元觀與鄧元祐校讎羣書築老君臺姚
宗陽宮集儒彥賦詩一時推尊焉蛻歸計籌山
懶朴先居紫陽菴馬均延禮作法治張三丰武當
通三教書辟穀卧雪能前知成祖所訪真仙也嘗
為天師郵書張守常疑墨濕闕後山尋跡至寶
極觀見焉居歲餘張守常疑墨濕闕後山尋跡至寶
聞胡澗至竟遁去張守常感張三丰與談玄便爾
通靈一日誦黃庭間異祝小仙粵人寓藕花居今
香滿室而化舉棺若空祝小仙高公儀墓也儀訪
之曰汝卧此果為地下人李中丞天寵之遇禍亦
先知之自稱無山祝貴游如無物蓋神龜之子黃
頰通靈云戶解三聖周文興江郎山人登進士官
橋復有遇諸粵者周文興至符卿不樂也來築
臺清平山下葆真養和每辟穀百日許繫魚羣鳥
翔繞其傍嘗得訣古猿獨守上門氣疑而首重揖
則以拳擊腦百乃能起有五通仙來試之興偶不
顧飛行籬上而去後剋死期別友坐蛻胡少保為
建高士坊唐扶少司空唐胄子得大梵斗母五雷
實高真也唐扶少司空唐胄子得大梵斗母五雷

獄姜御史訪入擲火除宮妖受賞及命禱雨雪輒
驗授太常博士既罷來遊祈雨佑聖觀運旗摩空
雲轉如輪偶被疾恍見幢蓋來迎化而蒙中丞歸
其蛻三年矣忽市囂中從褚幼文索所借書以語
得法弟子李一正正大駭異後又拯四閩蓬頭希
孝廉之溺日帝命主袁州因祠祀之
居雷峰最久冬浴冰暑坐溺缶出而暴之無穢氣
勸人行陰騭與巨公遊且築巨麗宮觀一日坐逝
吳毛百戶家百日猶生請作偈曰窮理許源號野
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
武弁避讎自滇遊蜀遇藍斗蓬得訣居斗牛宮俄
南來脩煉表忠觀傍以卻病方致貴游而實承王
馬派變貌須臾若八公
年百八歲書頌坐蛻

論曰邑西北隅為大滌天柱福地洞天在焉羣仙
之所都也守神九鎖鑄而不出寧問市朝乎道士
之半德士以此將由夫膽巴焚經易化胡而歸儒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所傳風雅河圖博大矣其次禦灾捍患爰象巫咸
祝釐名嶽樗全亂世而已問二氏何以多流寓夫
出家者家于寓也異寓公也如曰大塊逆旅彼且
以我為流寓哉書蛻書不壞者何同事同塵吾安
知其真魚珠蜩甲支牀之龜其狡獪耶非耶若乃
夫食鳶薦蟻遄死而速朽者固當非耶

藝

徐熙 邑人與子秋夫秋夫子道度叔嚮道度子文
 所受異人扁鵲鏡經師其意救世疾熙名既震而
 秋夫針芻人治鬼腰痛事奇道度病跛引心病而
 亦奇叔嚮頤頤愈其針孕婦瀉太陰補陽明墮男
 飲油出髮癥蛇愈其針孕婦瀉太陰補陽明墮男
 小于女而左青黑皆如其言抑又何奇也蓋廢帝
 自謂不知幾剖婦若商辛矣所飲路后消石湯起
 石博小腸第優眾醫耳嗣伯三用死人枕起姬尸
 注張景石虻沈僧翼目妄見皆言其故大抵尸驚
 飛越虻畏鬼驅以邪攻邪而肝邪引其惡熱求水而
 飲之差豈恒理乎彼老姥釘疽黥黑浴之彌甚而
 釘反出亦其類也無論雄之工即之非按起蛤精
 疾剖得二蛤奇矣齊武成之見觀音非其淫而
 虛將疑佛度者乎察五色刀把便知大瘤五色物
 聚而似佛倘亦人瘤類哉宜宣帝悔出之袁州斃
 庸醫手也徐世世二千石與異人語合而文伯之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學行嗣伯雄之孝友以醫掩自昔方技每詘醫如
 之才解天文善圖識故當首列不徒比之彈棋杜
 道鞠奕棋諸亂模書范悅時褚欣遠陳沂自汴南
 合宋文帝稱天下五絕皆出錢塘也陳沂渡為邑
 人乾寧時仕良修聖惠方官尚藥局奉御世傳至
 沂起康王妃危疾賜御前羅扇便出入禁中仕至
 翰林金紫良醫子孫標木扇象之至今稱陳木扇
 而陳諫者尤精先業決男女生死多奇中所著有
 蓋齋 吳觀善 自其曾祖從明徙邑為小兒醫蓋外
 醫要 錢乙 字仲陽吳越王裔父穎善醫浪遊不反
 尤善 錢乙 姑家收養且合尋父久之乃得父乙始
 用顛顛名視長公主疾授翰林醫學以土湯治
 皇子瘕癰神宗問狀對以土勝水水平風止因擢
 太醫丞賜金紫預言廣親幼子之將癩日後三日
 過午愈所以將癩者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
 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乙日中熱脾且
 傷燥之將不得溲與之石膏湯効士病欬而面青
 光氣哽哽乙日肝乘肺也秋可治春不可治強之
 藥明日日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

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能粥當五日絕又乳婦悸
愈目張乙煮郁李酒飲之愈所以然者目系連肝
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
膽下瞑矣乙有周痺疾自言入臟且死欲移之法
因自製藥飲左手足忽孿又採得斗大茯苓以法
啖之盡雖偏廢而骨堅于書無不窺度越縱捨卒
與古邢氏醫術甚奇診韓知閣之脈而知其使還
法會邢氏妻必死診朱勝非子婦小疾之脈而知
一年後死於羅知悌號太無明辨博學穆陵重其
產人共奇之羅知悌醫而悌亦頗自重朱彥修侯
門下三載始得見因盡授其術凡嵇清字仁伯世
悌所藥無不愈者仍飲膳調理之
損父初扈蹕療戎馬蹂躪者多全活已從征不返
而清幼攝職入掖庭能接折肱宮中稱曰小嵇
清壽皇騎射誤損復應期而瘳其後嵇勝者侍武
廟以雜科顯掌院事卒于官至今稱嵇接骨焉元
季有瘍醫徐靜隱善療杖傷藥力所及李調號榜
快若飲之霜紺雪此亦嵇氏之侶也
師楊維禎負氣能詩賣藥全宋會之名醫也治水
陵病者無不與與者無不瘳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入巴豆十四粒同炒獨用瓜炒陳倉米而去之研
成丸服百粒其言曰巴豆逐水瓜象人絡僅籍為
引而以米投胃氣范防禦孫思賢思明並敦尚孝
是深知醫意者夔子不能乳與思賢明之療岳東伯
誼思賢療徐一夔子不能乳與思賢明之療岳東伯
子疹皆衝雨戴芝而奔赴之立愈兩人比之入井
往救皆倪居敬父屋邑瘍醫巨擘而敬承家學及
述其德倪居敬諸家方論除教授至保冲大夫命
同知江浙財賦以非其職不受也民避兵露宿而
疫藉全活無算而治他奇疾有奇效開平王迎置
左右厚酬之優游湖山以終時世醫有中和堂潘
氏滋德堂徐氏徐之子鎮少年活人獨多而鎮之
友蔣正齋知病虛蕭氏遺之視花辦中祕方也其
實亦有名于時蕭氏遺之視花辦中祕方也其
壻郭以療人輒効又合煉丹爐上亦見牡丹丹成
投黍米活死人遂稱蕭郭而郭之孫府日所遺牡
丹十三辦藏人有三方非畫也劉均美號閩耕讓產
府世療婦人有名郭醫產劉均美異母弟以間
右實京師居善藥先丐者後市者邑人許昉客死
美殯斂歸其喪解縉楊士奇俱為詩歌稱之晚年

術益精活人益 吳恕 博學而貧貨烏蛇丸用以起

多年九十卒 京師授御醫因潛心張仲景朱奉議二書作傷寒

指掌盡抉兩家之秘而吳綬者亦著傷寒蘊要圖

說玄微仕葛林以顯顯名充太醫院官時武宗癩

年至院判葛林召一七而安厚宴賜而汪比部兒

期不驗故設酒使視兒視足稍緩耳言卒驗楊少師

自腎其穢難盡注于足故稍緩耳言卒驗楊少師

之子驚眩死就木矣出之曰天幸欲雨陰舒而陽

鬱消吾煮清利藥蒸其下自起言亦驗林目炯炯

能望而卒有青塢孫鈍遇異人授卻老方九十童顏

八而訣傳子孫 齊經脈藥石足齊古而皇甫泰者顧與之錢寔

以子小兒醫徵授御醫侍諸餘齡通其家言而多新

得四方疾有迎致之晚隱靈鷲言李元昭與其死期

俱不爽每語容日我巾車馳城中起死人者何得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身為死人馳喪車出城乎當終于此齡名齊郭以

大朱應軫其配宗也與徐鏗輩諸名醫為天醫社

云子夢環成進 僧師簡 衲衣好懸記杭越開災福

驗猶合符于一行景純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喜為

人遷山相塚吉凶如其言長于書額書成相之便

知觀寺向後安否每言尖頭屋火化 葉簡李咸善

去後塔被天火有見之長沙市者 葉簡李咸善

占筮武肅當衙忽旋風南來遶案簡曰此淮帥楊

渥薨當遺甲祭王曰生辰使方去奈何簡曰但語

以貴國動靜皆預知之王遣弔渥 韓慥賣卜三橋

伯恭往卜宗子趙待先在首言趙可至郡守多貴

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曾李語皆神驗而趙至岳

州守子汝述為尙書適 耿聽聲 家在候潮門內能

遙遇皆卿監郎語尤驗 耿聽聲 家在候潮門內能

皇以已扇及中宮扇雜眾宮人扇中使嗅嗅中宮

扇曰聖人也而有陰氣至上扇呼萬歲又取宮人

冠試之至一冠曰有尸氣蓋張貴妃故 夏巨源精

物也識夏震微時期以三術塔其子 故 夏巨源精

筮有遺文割者夏為作食堯字且曰獲在多口守
以鴛鴦既作僕從饒州持劄至果妾福安藏鴛鴦字
篋中謝石蜀人拆字多神驗有樊將任卜亡珠冠書
返借帽冠在其下又選人病書申字下有白羊先
燥筆石曰丹田既燥必死明日申時果然
生莫詳籍里賣卜市中時光宗病不能喪而陳應
殺身危親馮湛帳前卒適聞其言跡而問之願同
事卒疑白羊語曰疑則首之乃相與詒陳陳授湛
卒白巾為約因持告變湛誘而射殺之龍廣寒江
白羊與二卒皆備官是卜能弭亂也
人寓邑專持寂感報佩小龜十數于身夕解飼之
事皆預知異人也事母孝年百八歲貌若處子云
戴厚甫一精遁甲法其母忽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
蒼日適祭通神遂至此耳遁母見將死矣悒悒夏
逾月而卒兵鈴有用遁甲者此所謂六丁也
榮邑尉也候郡守裴友敞疾曰公無慮獨夫人當
榮禳耳問之曰使君合三婦三年取二姬厥之厄

錢塘縣志 外紀

西

過矣夫人日寧死耳其年果暴亡敞
更取二姬已上地理風角雜占僧妙應人江
狂知人休咎蔡京罷居錢塘相其貌似虎書壁有
看取明年作宰相舞爪張牙喫眾生之句又書云
眾生受苦兩紀都休悉如其言嘗語姚合聲午日
伍胥廟見榴花即禍至聲任杭不敢登吳山後令
江山來參帥憲偶避雨小廟見榴花問之布袍道
則伍廟也時正午日未幾中秦檜禍死
者不知何許人遇賈似道憩棲霞嶺下瞪視曰官
破面道者見驚曰可惜許僧蘭古春富陽人善相
天堂破不合終矣悉驗相尚自愛有道人謂蘭曰
戲古春撫之曰救時宰相尚自愛有善終道人首
相如斯而已乎蘭因熟視謙曰不得善終道人首
肯後跡之不相程山人運主客筭卜精十六神之術
得麻辛巳上相問來歲事者山人曰明年五福在燕
萬麻辛巳有問來歲事者山人曰明年五福在燕
太子生建臨大將沖文昌主將相失位太乙理天
在女主寵奄去建始擊主水災是年誕皇儲而
張居正馮保俱罷歲又逢潦其術悉驗後歸不知

終李春耕

餘杭諸生贅色孫氏今之行祕書也天

人所不與歌合又作通麻營筭周密中有六祕古

六書即試續亦從古文學使者見為馬角鬼粟也

者而罷之耕學博有致遠者茲不論已上太宗

天文孫景璠詔去黥文隸御書院宋琪因請授官

乃除國子吳說楷字傳朋王安石之外孫虞集稱其

書學博士吳說楷書深穩端潤北山九里松字其

命筆皆不能及因金飾之屢張頤楷書徵選禮部

郎中轉刑部以褚煥字士文善書林章楷書徵當

王事沒于海以積勞累官太常卿階榮祿大夫

景泰時文告四出積勞授序班與修武宗實錄官順

子禱亦以楷書徵廕授序班與修武宗實錄官順

天承吳東升百戶能詩善習書書十門公署劉士

戶施經者藝菊苦吟草書李煒尚充國公主善章

清勁類其人已上書書李煒草飛白水木竹石

錢塘縣志

外紀

三五

亦金應桂字一之為縣令隱風篁嶺書法歐陽詢

刻詹仲和號鐵冠道人摹松雪書梅花道人竹幾

石售名之曰詹貨詹之前有陳叔謙畫傲倪瓚題

柱云博古圖蒐周漢製無聲詩寫晉唐題時稱賞

鑒家云景獻太子工翰墨畫竹尤佳喜作掛屏

已上書畫景獻太子枝梢傍出如簷底乍見頗具

掀舞吳越王之裔鐸昆易仁熙俱善丹青昆畫沙

之態羅漢人駭怪焉李從訓待詔宣和紹興二朝賜

歸宋俱仕有官李從訓金帶畫道釋人物花鳥

俱精妙高出流輩養子李嵩得訓法尤長于界畫

待詔光寧理三朝傳姪永年而李章亦訓之後善

設色馬永思豐興祖願師顏丁清夏珪字禹玉畫

溪王景升皆師嵩丁王兼師王輝夏珪人物善設

墨色山水學范寬蒼老淋漓自李唐以來無出其

右者子森亦工山水師之者朱懷瑾孫君澤丁野

夫孫丁兼林椿工畫花鳥翎毛瓜果師趙昌傅色

師馬遠

金帶學之馬和之紹興中登第善畫人物山水飄

者彭舉詩三百篇圖仕至工部侍郎馬遠俱臻妙獨步畫院

郎顧興裔師之設色不逮待詔光寧兩朝子麟世家學時蘇劉松年居清波

顯祖似遠而稍弱學之者葉肖巖祇候咸淳間畫花

物山水入妙神氣過郭李樓觀寧宗朝進耕織圖賜金帶

與馬遠齊名學之王輝祇候理度兩朝用左手畫

者徐道廣宋汝志工名徐道廣宋汝志

之者周鼎臣溫日觀宋亡出家瑪瑯寺數出憤

見揚璉輒罵掘墳賊不飲其酒獨飲鮮干伯機酒

醉抱其家松樹號支離叟者而歌哭每索浴伯機

躬進澡豆蓋陳琳字仲美父珏寶祐待詔工設色

重其義云花鳥俱逼古人南王淵字若水幼師趙孟頫惟傲

渡來無及之者體山水人物花鳥並精能尤黃公望字子久永嘉

長水墨學之者臧良沈奎錢塘縣志外紀

筭箕泉通九流百家之術開三教堂初師董戴進

源巨然晚可當逸品世競寶之有畫山水訣字文進畫法諸家尤長于馬夏晚集大成有憲使

怒不供役裸繫使先畫神茶黃方伯見而請釋之

舍所畫神茶獻神品畫德之也秋江獨釣圖亦神

品入宣廟御覽矣謝廷循輩妬進謂紅衣非漁服

失體遂揮去困死墓在九里松子泉壻王世祥並

善畫而方鉞獨稱戴門顏子其徒夏芷兄弟近弱

不及鉞也比丘道士其善丹青者若芬以雲山

小竹名惠崇以山水名蘿窠以龍虎猿鶴蘆雁名

真慧以山水翎毛墨竹名而道士如朱大洞之山

水人物左幼山之人物花鳥山水武道光宋畫院

之花鳥竹石補六朝畫亦丁王之流也宋畫院

有待詔祇候而甲庫修內司有祇應官紹熙則張

茂之花鳥小景嘉定則白良玉之道釋鬼神紹定

則方椿年俞珙之人物山水端平則史顯祖之人

物士女青綠山水涓佑則孫必達之釋道鬼神寶

祐則朱玉之神將陳清波之西湖鍾魍范癩子安

仁之魚景定則錢光甫之魚謝昇之花竹士女魯

宗貴之花竹禽石咸涵則李權之師梁楷甲庫則
有陳椿之師郭熙修內司則有魯莊之工人物其
人皆邑國朝畫苑戴進之外釋道神像則沈鳴遠
產也人物花果則石鏡至王謙父子之梅花俞恩父子
之人物花鳥山水一時江村海峰之名甚喧今鑿
賞異矣裴爽寫竹名尤寂寂賴能詩致程篁墩贈
詩耳寓客周頌善蘭竹裴日英善花鳥墨菊英好
竹成癖貧死不色畫師各有師如水邱覽之師米
芾取有足多者郭熙留瑞師之師范寬周如齋之師李迪沈麟之
師郭熙留瑞師之師范寬周如齋之師李迪沈麟之
彬之師李權劉朴之師彬雖非出藍無愧丹青之
譽他如胡錫何青年之道釋人物戴涵張渥之山
水白描陳鑑王繹之寫神傳家毛存之水石墨竹
吳迪之梅蘭竹石裴叔詠之蘭竹木石周詢之界
畫樓閣與吳屋之臨摹逼真夫寧獨屋乎諸人皆
摹手之未真者因自成家非無師也惟馮君道納
鶉懷袖間飼而觀其飲啄因走筆模之則師造化
者矣

已上畫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論曰余讀子輿養氣書迺知儒亦有命宗云軒皇
與其臣反復言之也神農所嘗藥安五臟儷五德
其究益志通神療狂已惑寧惟疵厲賴之重命宗
故首醫其次象緯青烏王乙風角測圓句股大易
之支輿而邑人鮮深湛之思無入室者則寓公異
人爲政六飛南狩輿圖入虜高理二宗引宣政之
緒與繪工爭長邑人身在圖畫中務華易染執柔
翰而飾衰季實煩有徒光寧以降妙品流傳有王
嬙之怨焉我宣廟之斥戴進聖鑒冲遠矣

紀異

金牛 寰宇記云牽牛婺女吳地也金牛出湖中當
月明稍淡而風雨中光愈盛至與電爭閃爍蘇子
瞻謂之湖光日非鬼非仙以分野觀之詎非金牛
騰耀耶不蜥蜴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
勝月以此蜥蜴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缸
喻油既竭而條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
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以所見
對王微清衣童子現寶蓮山洞口姣好如玉訊之
晒而已 洞賓與鐵拐仙亦若紫陽三丰神遊寓焉
聲 呂岩 趙孟頫挾客登岸遊水樂洞雷老僕戎顯
者于舟顯忽暴死一老道士吹呵其面幼者摘青
葉合老者指畫成符置項而生二人兩口其姓也
玄妙觀蕉葉之詩吳天師證之而張都吏創輔眞
觀供鐵拐仙像亦常赴張之齋先齋散百俵子臨
期而缺其一得之拐上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題
采空腹而歸依縛我拐蓋此仙實寓輔眞矣

錢塘縣志

外紀

天

板道人 景定閒求補扇於清河坊之賣扇者其人
四時新一握清風煞可人明月清風數寸之板觀詩
炎涼知幾塵題畢擲扇而去墨透數寸之板觀詩
買扇者多因十倍其價致富雲水道人赴賈似道
矣未幾道士復來袖拂字滅雲水道人赴賈似道
尺黃絹符中畫一圖相使懸禁鬼眾笑之忽圈中
一點作明玉色金書張道陵字蓋其降云似道又
嘗齋千人數足而一襪者必求齋姑與鉢飯食
畢覆鉢似道自舉之乃動有詩云得好休時便好
休開花結子在綿州蓋木邢鳳堂水竹幽雅忽見
綿庵之兆亦真仙之降也邢鳳堂水竹幽雅忽見
一美女度竹而來將起避之女遽呼其字曰君瑞
母避我有詩奉觀吟日娉婷少女踏青陽無處青
陽不斷腸舞袖弓鞦渾忘卻羅衣虛度五秋霜鳳
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仙
壇此君堂下雲深處應與蕭郎駕彩鸞女因期以
五年守此相會於鳳凰山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
泛湖默念忽聞鳴榔聲遙見美人駕舟而手招之
曰君瑞信人我西湖水仙也千里踐約君情厚矣

鳳直躍過舟翻入湖心人舟俱沒後人常見其竝行出沒焉

居前洋街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堂壁視之乃一長

五六寸美婦容服妍麗小聲嘒嘒可辨自言玉貞

娘子也日君能奉我當有利益乃就壁為小龕居

之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家

遂小飛去五聖神好居三四尺矮屋五神共之或

期年以五婦凡委巷空園大樹下多建祀而西泔橋

配盛或云能運財帛淫婦女行禍福爭崇奉至不

敢談及神號此杭俗之大可笑也武林間見錄

載宋嘉泰中一大辟囚處決數日矣皆叩獄吏門

吏驚問故囚日有事相浼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

輩求差檄明言差充某位神便得據他適者之位

矣且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日以此酬吏

因爲書牒及製袍帶焚之次日夢囑從來謝經數

月東庫專知官言庫樓五通神日夜爭競驚酒客

虧例課奈何吏密告之相與增塑一神是日即安

夫暇亡奪位歸又力爭真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

禍偽牒之吏則其靈可知矣田學憲汝成以此詬

錢塘縣志

外紀

元

辱之爲民倡然至今不廢茶筵見焚楮處毛血灑

地此豈啜茗清客乎聞其中育華光大士是文殊

應身而其傍有勸善大士又導觀潮月十八日觀

以善然卒無奈其拋擲磚石何當死子橋者數

潮前期二夕江干民間空中語日當死子橋者數

百皆兒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果求者當分促之

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甚眾民皆駭恠

次夜跨浦橋畔人夢神戒明日勿登橋隣橋數家

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

在橋使去謂妖妄不信須臾潮衝橋壞壓溺死數

百人訪其死者白蜈蚣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

皆有楷書泰白起三字會稽宋允常親見之嘉靖

十四年六月雷擊徐氏園棗樹中書右衛王通所

應久殿然古今列人如草者或不勝擊也偶見雷

部煉將書中有起名太歲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

倘亦謝仙火之類乎太歲撤屋掘土術者言太歲

方不可與工董不信掘深三尺得一肉塊人神兵

言即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嘉靖乙卯倭臨方山久之而退被擄人回云賊西望見雲中神將天兵旗幟分明故不戰而退也先是杭州李都指揮祭岳王墓乞岳雲馬道士丙辰所貽鐵鎗破桃花洞賊亦見神助云驅馬道士也道秋倭退鈕鼓方息而夜復大震則驅馬道士也蓮教聚白包巾之物散投魔人多不得醒蓋行白畫一儒生圍卦而坐夜見武士持鎗奔入圍即仆乃所翦人馬也置周易中俄道士來乞裂而還之人家無故得牲畜瓜果者刀落則家屬斷頭矣幸即去擾他省不成亂而後四十年又以黑青動鈕鼓黑青者宋九六神家童所驅楮人也宋神術行于鄞服市人服沿門望氣言福禍使之讓不聽輒遣崇實其言然力能收之童子不能收遂同馬道士之變桐樹園李生度楮人畏水環水甕而寢俄見甕已涸懸流疑壁若水晶垣矣汪百戶之妻羅以經水穢混乃見佩符楮人范使君涑方窮妖僧治之嚴恤刑貞度末滅焉自此神氣俱盡嘉靖時有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員外吳維新信之其法扁室守以童子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景寅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兒人忽亡劉遂僵仆悸病而卒鼎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絕叫八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聞空中語曰將鳳膏龍髓續爾筋時家中百怪朋作犬登竈嗥兒反接唬會行果至鼎罵曰汝刻任氏二稚為幻將訴殺汝矣果驚走鼎劉家犬萬松嶺上多中貴亦病悸詢之兩家果然劉家犬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納涼至四鼓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難之其卒曰彼以承當如何不去迫之乃俛首而入後二人日彥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竟莫郭醫遺腹女沈美完疫死而歸生知為何人也郭醫遺腹女沈美完疫死而歸生汝累且溺死女郭力阻之日汝死此病召郭診告以汝也不聽已而疾亟氣絕作女語曰你問我三時我一問你三日你殺我一氣絕身我殺湯鎮素凌虐母其

妻跌所愛子傷首懼且溺水姑慰之曰第言是我
之誤我自匿小姑家候息怒而還耳夫歸果欲殺
妻以姑言免次日持刀殺母顧見巨蛇下方驚不覺足
誘母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母救之乃驚歸報婦
陷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母救之乃驚歸報婦
婦往擗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
數千入莫不稱快時王立過人爲親兵因深冬直
至正甲辰六月也負材如此乃饑餓死耶規得望
宿秦檜宅竊歎曰負材如此乃饑餓死耶規得望
仙橋香燭舖周氏物貨充溢次日饑餓死耶規得望
所將踰垣忽見前戶半啟俄而一婦人攜一囊出
付之云可速行我繼至也立甚喜卽負囊趨出婦
人從後呼云當投北行立不得已轉北疾走此婦
速追及細視之日誤矣可還我囊立揮婦勒其吭
負至三聖橋氣絕縋石沈之河還家五鼓矣所得
寄所知無復踪蹟自此日漸溫飽軍中舊隣婦當壚
赤山衙操一日醉中過衙忽見軍中舊隣婦當壚
忘其久故與共飲問知未娶笑曰兒郎如許胡爲
祇是亡賴我有弱女子配汝可乎立見女姿媚欣
然允之卽遣幣完親數日挈歸寨中忽隊將躬往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視舍傍毀垣過其門婦因潑水誤污將衣將怒問
左右以立對將卽入視其婦室退謂左右曰立還
家徑卽押來見旣押至將屏眾謂之曰汝嘗有負
于心乎吾觀汝有寬隨之當以實告不然禍及矣
立懼不得已具說周氏事將曰汝婦非人乃鬼也
但俟時索命耳吾與子符俟其寢枯頭上則面目
見矣蓋隊將深于道術者也立如教忽見神人驅
婦起立丈許舌出垂地俄而稍甦但不復如常將
扶至點名廳前守至翌日稍甦但不復如常將
若等視之踰月則免難矣亡何因請權不及守立
卽躍起向倉前眾人中作婦人拜云某原是鎮洪
周氏婢與舖中掌事約欲竄歸被王立害於非命
告諸人爲證時事已聞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
官不勞案治立竟伏辜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
似道舊宅也日倚門忽綠衣雙鬟女子從東而來
凡數度見之因戲問家居何處何暮暮來此女笑
而拜曰兒隣家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欣然而應
遂留宿焉月餘再問居止姓名終不告但曰呼我
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衣人何日
衣黃裳女子慙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

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
不敢復隱兒實非今世以冥數當合耳兒故宋平
章秋壑之侍女也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宴
坐半閒堂必召兒侍至後堂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
蒼頭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
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
雖各有意而莫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
遂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已再為人所見猶鬼
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動容久之曰如
此則君與我再世緣也當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
汝之精氣能久存耶女曰三年耳及期面徐景春
壁而化源大慟衣衾葬之投靈隱寺為僧徐景春
弘治間旬宣街有少年徐景春者春日遊湖至斷
橋迨暮矣路逢美人與小環同行景春前揖問曰
娘子何故至此答曰妾頃與親戚同遊玉泉失羣
索途耳景春曰貴宅何所曰湖墅宦族孔氏二姐
也景春遂送之及門強景春入宿備極繼繼以雙
魚扇墜為贈明日隣人張世傑見景春臥塚間扶
歸其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墓大井紹興間董太
也告于官發之其崇遂絕焉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方木以石板蓋合吳山大井口僅容汲桶遂無投
溺之患有夜行者聞井中叫曰你出錢人只怕壞
了活人我幾時捉替得于忠肅于肅愍公謙為諸
人持扇乞詩公乘醉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
時其人驚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
王生福州王生者止宿六和塔下次早大雨如注
中金銀無數急窺穴識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
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呵
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酬六金窖金徒之兄許尉
牌矣安得復生覲覲驚覺而去窖金徒之兄許尉
遣死獨取窖金巨萬遂不嘗藥始死便卒哭一龍
日微雨忽聞夫婦長號異之蓋窖金頓徙云龍
魅邑龍山分天目龍來洞生石龍鱗甲悉具龍華
有之竝黑背朱腹獨方山穴九龍似蜥蜴而五爪
背黃碧色媿姓人捕得二龍密緘甕中封以紫泥
歸啟之化去矣西湖三橋有龍魅過者往往見青
旆酒家輒投沽酒不知湖水非酒也竟溺死既築

堂魅忽飛起掣寶叔塔鐵頂碎接待寺佛閣而遁
屠隆虞洧熙請去岳祠反接鐵人伍使君袁萃議
併去檜妻舉投其窟謂龍畏鐵何不長塔頂鐵直
以兩人善擒虎或能降龍耳然自此無李赤矣
堰牛嘉祐中沈邁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上以
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
活一日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欲歎眾潛審
一曰沈幾俗流使人蹟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
其言氣非俗知此施家豕至正八年邑施鹽商
眾乃歎息曰安知乎施家豕家牝豕自食其子
牛非沈幾之舊朋乎我饑而自食其子于你何事其
之曰你不喂我食我饑而自食其子于你何事其
主將殺之又曰我欠你錢三千七百五文賣我
足矣貨之白洋池童文學讀書白洋池池水條躍
得錢如數照之當見其形或云似龜被蓑蓋水苔
盜倘燃犀照之當見其形或云似龜被蓑蓋水苔
紛披也慶忌塔池向亦有水恠魁而市人蕭明
夜歸望茂城坊忽有四柱遍視一冠幘頭黑人踞
坐坊頂二柱其腔也驚走語人曰見魁魁矣故當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非雷峰塔

雷峰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父老子弟轉相告也嘉靖時塔煙博羊角而上

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蝨耳傳奇定妄然物性
故有真者萬麻庚午孟夏流福溝瑛石忽動扶起
見驚如大車輪紅白色龜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
舉懸肉鉤曳投市魚筍中擊之踞牙嚙人杖眾聚
觀竟日惡妨其業磔焉徐浦言胡孝廉文憲竹園
之在金沙灘者門東有三足蟾氣沖人輒死一日
園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皂色如覆釜張口如丹漆
盤盂紅光盈尺金目爍爍因言龍舌嘴曳練之猴
滿覺街遮道之蟒併蟾為三害今邑市周處亦多
顧念尚未轉移耳邑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厠者
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蠟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益
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穢氣不可近倏失之
巫迎邑神周宣靈王必先日見翠蟾三足如芝每躍
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月路也至正壬辰月中娑
羅子隨雨而落仁如松子殼具鼈二則金中丞
五色與式公張君房所見同鼈云張姓家煮鼈
剖之得一小人宛如大士惜煮作雕塑形不及隋
文蛤蜊耳咸清王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

橋下時暑熱卧于舟尾中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日張公至奈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日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鼈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湖上土宜宋時嬉遊湖上者敗蓋物能知數也湖上土宜院西民家湖船回家分送隣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有歌詩買得壓被孩兒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假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中一少年撫女日母恐我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啟篋視土環也女始大驚忽見壓被姜郡丞承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性乃絕姜郡丞承姜公奇方重聽而良於視偶病中見僕頭緋衣人日復奪我目耶問家屬盡見之且見持杖相擊者延震峰法師召將祛此妖方撤壇雷震麻丁亥事也栗隆慶五年四月湖擊栗樹生桃類油桃紅色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黃生藥柿治平中南新街柿木中有染藍邑刈藍見之藍先流妖言惑眾眾惑而藍始成通邑所傳每治藍之動色者徒為此曹生色耳故採異必以異事聞之論篤者之目徒耳食皆畫餅矣兩面兒甲目及任論篤者之目徒耳食皆畫餅矣兩面兒甲每竊謂此曹真藍面鬼青面夜叉也頭兩面雙耳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面雙耳四足男女市賣魚橋草營巷有市中行丐收之末觀者索錢一文此未判孽子也李屠嘉靖七年五視上應心屠二宿者尤異矣李屠月間官巷口吳姓者買李屠猪未烹見膜內隱隱有字起之則印書四行也色如蜜大如菽其文曰羸官半壁兩身敵功在雞魚則廉矣初行五字第二行二字第章味其言豈妄殺立功者小廉不足贖耶

論曰靈臺丹扁宏構無垠似鼎奠其中即有大異不越大同之圍也仲尼不語恠語商羊楚萍矣至

語亂賊而語超齊諧之上蓋亂賊大異也災異由
之奚啻萬物之老五行之變乎夫大異階大惑端
大寐見者與所見者率岐伯之治太人之占也臺
肩何有哉泮疑司寤反於大同虞初之志魯史之
緒矣

紀談

天目山

西天目之脈萃於錢塘結局於西湖王氣

崩識者曰天目帝王奠宅兆不誣矣度宗時天目山

矣或有為之詩云天目山前水鬻磯天心地脈露

非信乎西周冷浸孤陵月未必遷岐是果辛幼安

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驚夫幼安之策狂言也

安可決之以灌城中哉 胥山 潘同浙江論云胥

以爲棧道唐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理桑麻

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胥山未甚遠故李紳詩

俗訛爲青山其時沙河去胥山未甚遠故李紳詩

日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景龍

沙漲之後至於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

去胥山已逾三里皆爲通衢至宋紹興間紅亭沙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而秀脈亦壅官司未有留心者乃今西河自流福

水口至按察司右淤不容剗誠能設策開之亦城

市之也天宗水門倉廩富人守清士雅流多所不

利也郭外而細民瓶無儲粟以列肆爲國倉當倭

奴題詩西湖時卽檣樯滿三千丈度難以一分飽

一家於是有借箸議開天宗水門屯粟白洋池爲

市者夫城內壩外之地實高于河然不知宋趙忠

惠何五年之前何以水不傾瀉慶春水門開幾二十

年何以帝傳百二十年往白洋河土從何去近日

填河土從何來嘉熙清佑白洋一池給城內外三

十萬家之借箸者若夫停驛積錢城西隅前宋時杭

欲問之食事在所司不煩問也城西隅城前宋時杭

以充人工不食事在所司不煩問也城西隅城前宋時杭

空地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臺相望出湧金門望九

無民居城中僧寺甚多樓臺相望出湧金門望九

早松更無障礙自六蜚駐蹕日益繁豔湖上屋宇

連接不減城中有爲詩云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

何處覓孤山冷泉亭
其盛可知矣
又不知起於何時也
如明鏡中加繪畫山翠水光去者過半拂拭蓄翳
舊觀復還夫冷泉亭之景自樂天極其褒頌東花
而毛君以爲去之乃佳好尚不同有如此
園東花園卽宋之富景園俗稱東花園者城之東
傳舊矣孝宗嘗奉太后幸此予考武林舊事紀事
非也今之姚園寺乃其所居益相近因一園字之
訛板兒巷名曰白花蛇散巷乃百花池上巷也亦
訛傳云爾且考慈雲寺舊名慈濟在富景園之北
觀此尤見大街處正是其園而池端是民家所有
者西湖十則西湖巨麗唐初未聞也自相理君
也西湖韓僕射輩繼作五亭而靈竺之勝始顯白
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咸屬品題而佳境彌章
蘇子瞻昭曠玄襟追踪還獨南渡已後英俊叢集
假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襮始盡雖其時法禁舒
假長民者得以適性倘律而府庫充盈羨餘可舉

錢塘縣志

外紀

三

間閣康裕募化有資故寺觀日益且高僧眞士又
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遙故妝點湖山愈加繁媚
乃今法禁嚴明動有掣肘爲吏茲土者上畏督察
下惕誹議汨沒簿書修職救愆猶慮不給尙敢盤
桓山水之間哉至於道院禪林日就崩廢縮黃之
蓋盛極而衰亦循環之理也募化之資無過升斗
今尤著者白樂天蘇子瞻楊溫甫三公而已樂天
時守土者得以便宜舉事不煩陳請而廷議亦不
嘗之工役具有成筭然於哲宗復具申於三省凡
罷之請已不及樂天時矣然考其興工則元祐五
甫時先申巡臺潘臬俟其報可然後興事終以開
工部詳議之再俟報可然後興事何其危也且樂
未明湖時豈不廢墳墓毀田廬而民怨不敢作即
瞻開湖時察之吏不復以法繩之乃溫甫興久廢
作矣而糾察之吏不復復有任事之人哉田叔
無窮之利而卒爾爾誰復有任事之人哉田叔
禾日開浚西湖非有廉毅之才豁達之度者不能

舉也惟平日嚴侵佔之禁自可垂利於無窮迺今
官府往往以旁湖水而漸築陸埂者寧念前人作
勞耶杭歌或有之十里湖光不見色都按幕府
家待他享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色按幕府
燕談五代時有為青鳥家言者曰填湖為宅可王
千焦釜損洩獨不聞湖平而狀元出湖涸而肅愍
戮嘉熙涪祐再竭而宋室亡乎今但作湖涸而肅愍
湖心亭引繩至岸問四方幾尋四隅幾尋勒石于
亭而都水者歲一執度稽焉不如額始問僧者將
何辭以解常見水落葑乾佃者以地請官司不勘
而授之審爾第以賜賀知章輩何愛一畝四陂我
錢耶日者柳浪一區漸入天光雲影故當盡還復
明聖宅矣萬麻三區漸入天光雲影故當盡還復
三潭干三臺許之始謂不過復放生池之舊用比
惠民局漏澤園而已迨詢之父老三塔下覆三潭
自飲何以救嘉熙涪祐之涸乎不然草泥盈丈舟
棹弗通七日不出必有死僧所不死者湖心印月

錢塘縣志 外紀

美

之澄波耳百餘年來塔廢坊崩泉眼窒塞千頃芳
草舊謠且興幸可濬而逢源以時蓄洩上塘阡陌
永無龜坼之患豈非萬世常計哉此西湖之桐柏
岷山千古返源實由今日西湖雖有山泉大旱
之歲亦常龜坼宋嘉熙涪祐時西湖水涸茂草生
焉良由三潭漸湮六井傍溢不能無望於白洋池
也 十錦塘往惟細路浮沈漣漪而已一日梁銓
虞涪熙侍吳方伯自新同飲堤畔請曰公能為吳
堤配蘇堤乎吳曰是欲精衛我也惟孫公大勝愚
公吾力能使修蛇吐虹耳二子律不信數日吳大
笑語二子孫意決矣俄而堤成大費花石猶以前
王配舊守稱十錦塘云自此午日繪衣畫楫龍舟
競渡中元放燈蓮花滿湖銀缸火樹玉簫金管遂
比上元之盛而夢華舊物重見于斯信熙朝之盛
事也至於水艦飛樓鳧鷖高翥萬斛干料所不足
始方信巧桂化狐之刻木矣酒簫聲伎金銷于釜
半歸塵甌庶救荒之一策第遊士遊女啟帷投杼
將無左貂悅人媚渝西子而兩生亦微有咎焉
西湖漁人二十年魚之利近有彌空大網僅捕大魚
時亦自不失西魚之利近有彌空大網僅捕大魚

蹂躪鱗鮪絕小漁之利而所謂白跳船者懸粉板
瓜皮之畔鱒魚誤以為月赴之若蛾每夜躍入干
頭其虐何止數罟此人業已故觸上古仁君之禁
矣往時鳧鷖鷓鴣玉第苦粘翼兩舟橫曳之絲十有
九脫近湖州翻網夜罩沙洲十不矢一彼漁獵人
何嘗讀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之書賴讀書多者
新設禁網日漸咸若他日網目不容更疎也
沿湖如淨慈靈隱昭慶龍井石屋湖心玉泉玉虛
文昌諸寺觀皆孫司禮隆所營葺金碧輝映可方
化樂蕭臺彼自崇仙釋自種福田收花果報耳獨
為岳忠肅闢神道通湖列植大柏有參天溜雨之
勢而湧金十錦問水望湖亭榭雄麗足供眺泊差
可人意然銷遊客之金于鍋故不若深貯橐中也
其人往往廣種悲田邑子德而尸祝之
靈隱絕勝處向為乩鬼所憑而僧道人構宇祠能
純蓋能仁之誤也馮虞二紳迎陸文該所祀九師
者其中襲隱居堂故名因汲泉條去穢累矣陳使
君就刻其石成洞為名白太傅洞陳見急合鑄去
白兩山奇石 兩山饒奇石不足當南宮之拜者紫纍
字 森峙也其一不幸纜始皇舟賴喻湘

錢塘縣志 外紀

堯

陀立地成佛如鷲峰猿洞龍井鳳山可稱四靈為
畜矣白傳尚爾持去殺風景者安得不移自近真
山作假山何止包氏一莊哉石之次者化為高臺
寶座雕牆佳城而玉髓瑤英伴口脂額黃都上玄
妻之面可憐哉日鐫月削以至干甫申俱盡屢哭
山頽雖懸書兩觀厲為之禁曰採石者如殺人之
罪未為鑿石 向謂鑿靈鷲石者獨楊健也後見周
濫也 伯琦理公巖記云至正十六年元帥
伯顏捐金庀工鑿巖石刻十佛併彌陀大士像金
碧炳赫恍躋西土冀微福惠利我軍旅冰釋氣滄
永奠方岳巖之異勝誕增于昔為虎林之奇觀蓋
炬菩薩行業感之夫炬公呪沙禁潮又使伯顏鑿
石福國故當勝鑿虎頭巖銷王氣者然已與規方
竹聖詩壁僧同條至通比邱磔鷲逐猿致聽法點
頭者盡殞毒手便堪抵命况殺米家丈掘墓正德
人僧子益不容誅矣且奇觀亦何藉此掘墓間鎮
巡委官王以山督造張憲墓掘地復得于朋孫革
二誌銘王碎而棄之日一墓未成詎堪再造二墓
耶鄰筆丁見白馬人夜入王室晨起王虛揖作鬼
語連稱不敢尋卒此白馬人大類素車白馬

人靈矣而張俊墓之在東明者玉魚金盃久出人
間可茅馬故無靈乎嗜子題其墓曰祁連象鐵山
夜半誰負去鑄作棲霞人胥鞭日鞭汝向沿河門
合裹尸于革翻得不遭馬箠今定何似
闕宋時城中沿河舊無門闕惟居民門首自為攔
行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
京始經過如履平地往往歲弱死數十人自王宜尹
始便王荆公王荆公介甫詠北高峰塔詩飛來峰
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清之見日升不畏浮
云經年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
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二詩皆自喻荆以作于
未大用前安晚作于已大用後然卒皆如意不徒
作白樂天前輩任杭州而去者往往想之雖其山
也則云自別錢塘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又云所
嗟水路無三百官繫無由得再遊又云渺渺錢塘
路幾干想君到後事依然又云江南憶最憶是杭
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

錢塘縣志

外紀

罕

遊子瞻則云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
又云居杭積五歲自憶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買
西湖鄰又云前生我已到杭州且相畱二公之戀戀
更欲洞霄為隱吏一庵閒地且相畱二公之戀戀
於舊遊蓋必宋仁宗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仁
有以取之爾宋仁宗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仁
六宗擅有美之地而建都豪華佚豫亦稱第一姑
言四時行樂如春日則彩杖鞭泥金旛映幙紅絲
翠縷玉燕金雞賜值萬錢品逾百種碧幕象牌之
卉琉璃明玉之燈入夏則蔗漿寶盃珍果瑤壺風
輪鼓菜藥之香雪架斂菱荷之豔龍舟競紫標之
錦驀馬啣綺帶之珠聲徹律華影流繪革當秋則
龍涎機手而進摩睺丹缸眩目而浮羅利綴金橙
橋喜開慶瑞之祥岑碧桂英近延寒輝之色禦冬
則夾羅表授衣之始開爐散夜之筵黃絡赤鈴
雪師躍于南木瓊車鳳罩博象震於內司眾愚愜
藥之奇丁甲難妝之麗隋場漢武徒擅雄名後俶
前鏐虛陳俗態迨夫局空客散林動神驚惟餘武
林舊事遙比東京夢華而已況玉津武肅王三則
慶樂富景高寒區區一華翳日者乎

肅王時獨新城羅隱以詠捷親昵隱與桐廬章魯
風齊名武肅召魯風司筆札魯風不就執而殺之
吳仁璧堅辭幕府之辟怒沈仁璧於江召隱為錢
唐合隱懼而受合然亦時有督過一日侍宴獻詩
有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又常
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
取每笞一民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
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已則以次唱
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巾子山下
大士其慈悲如此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
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願為民害
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掛蟠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
隱應聲曰呂望當時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
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
獨其征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
夜書其門曰武肅王開國日類役工卒怨譙興焉或
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
冬衣嗟怨頓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
變之握髮殿享所其基即錢王時握髮殿吳人語
智云

錢塘縣志

外紀

聖

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時即乘此座也王欽若
時殿柱大者每條圍錢十二尺其壯麗如此王欽若
王欽若出守杭州一錢塘尉蒼髯白髮步履踉蹌
公將督責之問之乃同年進士也公悽然憐之表
薦于朝其人以詩謝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
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東坡聚首疲於應接乃號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
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高宗高
袁語人曰酒食地獄今值獄空傳以為笑高宗高
南渡後駐蹕臨安草棚禁苑為行在適造一殿無
瓦而值雨臨安府與漕司皆憂之忽一吏白于官
長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關箱舖席賃借樓屋
要簷瓦咄諾若干候旬月新瓦到照數倍還府司從之
殿瓦咄諾若干候旬月新瓦到照數倍還府司從之
降刷醮紅卓三百張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
酒肆茶坊取卓洗淨糊以白紙以紅漆塗之又兩
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
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油卷而繩之繫于夾道
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此皆難辨而易為可為

吏役施粥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饑官設粥仙林
之法施捨振濟為事乃請好善而不為衰止何長者敬德
以施提寺作粥夜寘大甕中明且饑民以至先後
即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向坐虛其前以行
粥用二人舁一石杓以注器中食畢以次去日
施粥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鷺鴨諫議宋紹興
至八月凡七十日饑民無死者鷺鴨諫議乙卯以
早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
猪羊今後請并禁鷺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
曰可謂鷺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鷺
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士言越州多虎乞
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
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
龍之子胥舊傳子胥為濤神自宋以前有禱輒應
對三晝夜罷日設醮其青祠學士院前一祈夢方
場三晝夜罷日設醮其青祠學士院前一祈夢方
月降付觀此則其時香火之盛可想矣周公所
人祈夢者以七寶山三台山為九鯉湖因試事所
者尤多蓋周公新郡城隍于公謙都城隍也周公

錢塘縣志 外紀

望

寒鐵之面于公金石之心故當不在九泉之下矣
或以為山靈然則孔子夢姬公卜興衰亦尼邱禱
耶通晝夜者何李權咸清戊辰興化李權舉進士
難獻吉憎惡何李權咸清戊辰興化李權舉進士
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聖及二魁趙惟
同舍出錢塘門脫綠袍掛門上泛舟而去榜爛然
一懸于省門之上觀者榮之杭之既撤棘一榜爛然
第三人則錢塘趙惟一執中初執于前受經于郡
助教何彥恭甫而何彥恭甫則受經于前受經于郡
徐中先生授受有源委故其試放生池記慶元初
于有司也卒以易冠同經云放生池記京尹趙
師異請盡以西湖為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
業高炳如文虎為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誕痛抑
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始不可掩改商為夏痕
以興既以鏡之石本流傳始不可掩改商為夏痕
刻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謔之云高文虎稱伶夏痕
苦干辛作個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著官家盡
把太師歸美這老子成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
王卻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噫臨文誤筆往往有

之而謔嘲其師如此今寶石山麓止樂師延樂師
有王隨放生池記一碑而高文不存樂師
教諸生樂時多掩耳避者然其師亦啞鍾耳遂相
沿用道士司樂楊旂作步虛調拈椎擊祝窠用合
牌吾聞孔子問禮老聃不聞問樂老聃也今無論
陳蔡彭吳劉梁李韓諸書何人問蔡季通一字巷
陌徧懸笙簫子弟牌學白樂天楊鐵崖而已吾衍
沈湖徒聞水聲鳴咽冷啟敬鈞天伎也空于碎瓶
中出音響樂云樂社集二則元時豪傑不樂進
云天塞其竅哉樂社集二則元時豪傑不樂進
杭州有清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
會儒雅雲集分曹比偶相觀切磋何其盛也國初
猶有餘風故士人以書學相尚宣德正統間海內
熙皞杭州尤繁盛士庶燕會雅而弗濫時有大理
寺正郎子貞年八十一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
皆以引年歸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處士項
伯藏九十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白髮相過殆
無虛日或張燕家園或攜榼湖上歡洽歌詠名其
會曰耆德項伯藏者洪武初以詩坐法割兩耳者
也處士陳士甯夏與誠馬叔良祝彥廣僧曇縉古

錢塘縣志 外紀

聖

春年皆七十作會賦詩名曰會文社時廣東鄧司
封林富陽姚方伯肇寓杭城亦與社中天順間太
僕卿王榮太僕丞陳斌布政司夏時參議黃順按
察司僉事陳浩知府葉綦理問陸証知縣盛墳訓
導方義顧綱皆郡人太常少卿餘姚陳贊知府長
沙陳敏政理問山西周頌以寓賢皆引年就散修
會為樂郡守胡濬聞而致饋僉曰某等優游湖山
聊以卒歲者朝廷寬假之恩也因名其會曰恩榮
每歲以上已端午重陽行之而胡守亦與焉時蕭
山吏部尚書魏驥已致仕家食其先塋欲致之會中
歲時祭掃每單行不令入知諸公輒欲致之會中
卒莫能致陳贊復有別墅在城北甘泉里時拉里
中縉紳及處士郭文敏劉辰孔諾盛民夏純周正
蔡安徐恕同往郭劉並年九十有餘少者不下六
十因名其會曰朋壽諸人皆布衣而頡頏縉紳求
伎咸畏一時風致今不可復覩矣邑有輕儇者
纍視學道俗視文章見觀鼻而坐張翼而行拈鬚
而思掉首而吟者輒曰看景謂奇形異色足發一
笑也遂使無垢傳燈獨冒儒籍伯安踏天真路僅
通二陳一顧戶外履空厥後鼎俎內盈饗餐外鑄

吳越主客之流許有次紆吳有晦道田有子執評其
 氏東真之父子而吳山西湖兩社雜以水調樵歌
 短長元美左提右擊握中不見一物及伯玉司馬
 于鱗詞才南屏壇上壇外羣英珠盤罔及福堂樂
 大集自寥寥百年之開景像如俱會嶧山殊絕人
 部猶雲集武林館大開而名公俱勝蓮社放生
 勝水流雲入錢塘回顧輕儇反成異景矣
 泗水景入錢塘回顧輕儇反成異景矣
 物殊絕則人物羅刹江變桑田於此所生所持載大有
 舉神遊於斯樂天子瞻其故守也後又有元美于
 鱗所生褚河南于忠肅精忠蓋世張子韶王伯安
 倡興道學禪則馮山法眼二燈齊照葛洪許邁便
 是靈匹蓋兩湖當明聖之稱兩峰開仙靈之窟其
 人名懸日月德配二儀有由本哉開杭州先輩士
 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而官宦於茲土者
 亦以出格之禮待之成化間布政司官甯良等建西
 湖書院於孤山以待之成化間布政司官甯良等建西
 于帳前營以居刑部正郎陳謙此誠熙世盛事較
 之耳目所及其炎涼之態何如也時正有孤山種

錢塘縣志

外紀

器

梅藩司攜酒見訪詩云占斷層崖學種梅呼龍
 破白雲堆自憐結屋青山住不謂乘春畫舫來
 下倒裳迎使節花間供具促吟杯都非詔遣旌
 急鷗鷺無煩著意猜其禮賢風度何異緇衣
 于忠肅公少有大志出其語不凡八九歲時衣
 馳馬有隣長者呼其名而戲之曰紅孩兒騎馬
 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
 唐縣學生家有文文季山像一幅懸置座側為
 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山像國忘身舍生取義
 寰宇誠感天地之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吞
 于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
 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
 節萬古流傳我瞻隱居西湖二朝廷命守臣王
 遺像清風凜然隱居西湖二朝廷命守臣王濟
 體訪之道投一啟其文則儷偶聲律之式也濟
 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格古功名之士候時
 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通兩失之矣乃以文士學
 詔下賜粟帛而已矣又通嘗傲許洞許洞作詩
 逋云寺裏啜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
 物驚伸頸好客臨門鼈縮頭則逋在當時亦不

于輿論甚矣賢才處世之難也李响嘖元昭構

室靈隱海內疑是盧鴻草堂其人三等接人便出

下等山中自有真隱獨木為橋小結廬逃名于此

此人當是君復後身或曰是邵汝宣否起急掩其

口韓蘄王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

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

中豈能著此富家也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天文

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

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可窺光堯云帝

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合窺光堯云帝

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

曰不見其星眾皆駭復合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

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後錢最多故譏之

廢塚中丞云儀部才而憐才表莫叔明墓招詩魂

應及忠魂戴進墓圯印馬閣唐宋二十九閣惟稱

橋不當與智永筆同掩耶閣竹閣今有邵氏重生

白閣吳氏之鯨朗閣小僅照理學處不西湖無時

錢塘縣志

外紀

巽

不西湖然西湖無慈湖派獨姚江一滴注焉近有

鄭氏炳接得白沙甘泉脈來傳其子之惠門人日

進三途人國家既闢三途小吏往往有至大官者其

諫丁文煥之奇邁王佐之詩律術數傾動元戎張

府之書法輕逸繪事纖麗虞堯卿之楷逼沈度學

也恐鯨吾官獲斯美稗流寓七年定鼎鳳山邑地

以予休沐高賢大良朝宗拱極靡匪寓賢矣茲所

宜乘獨北宋之前勝國之後耳一為會城十郡名

乃稱寓焉如佛慧則有敬所行窩葛嶺則有潘郎

澹止時朱大復搜玄冠服巾農夫之制士庶服四帶

選勝亦埽片石而居冠服巾農夫之制士庶服四帶

革雜流舉監忠靖冠服革男女綾段紗羅玄黃之

色今不遵聖意而體蘇意變若夏雲目注琴川與

之同流而已惟村落儂差不受染城中屬厭稍稍

就之耳一友峩冠出眾目俱在其首曰莫看殺我

我待伴者無何遂有與之爭高者俄而卑適冠

武汗漬急截之去便爾同塵日子亦村儂矣然巾

子峰日削大似欲就人者會典品官輪用青幔
庶民輜用皂幔傘蓋一二品銀浮屠頂三品以下
紅浮屠頂輿夫四人而已邑縉紳向乘太師椅轎
嘉靖中往往坐無幔雕輿陳方伯善始易兩人肩
青幔輿導以傘蓋垂簾蔽面眾便而從之會祈雨
登吳山一老人蹶蹶逐輿行則朱璣府丞也方伯
下輿慰日大夫而徒行乎傍一鄉紳笑曰此行祕
書先七夕夕臘書耳然盛騶從者不覺避匿今又一
時矣青幔多于青衣嘗偶登市樓望銀杭州多火
浮屠頂滿市不知浮屠下是何世尊銀
二則杭州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竈突
連縣其二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其四夜飲無禁童婢
作佛堂徹夜燒燈幡幢飄引其四夜飲無禁童婢
酣倦燭燼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篝籠失檢宋朝建
都城中大火二一五度其尤烈者五度城市為之
一空辛酉之火烈焰滿城而吳山上老翁家
獨存翁平日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走
兒婦不忍相捨同處烈焰中舉家昏睡庭有葡萄
架亦不焚灼明為神物護持也其時杭人稱積善
而免禍者必曰葡萄架云又有馬將仕者居壩頭

錢塘縣志

外紀

異

亦好施與其時火逼諸丐者爭為搬挈家資火息
盡以還主馬甚喜將厚勞之丐者曰報公平日之
恩耳敢重費乎皆火葬浮屠火葬名曰閣維良由
不愛且羅拜而去以焚身其坐逝之僧雖延名德
忽然而出火實非取以焚身其坐逝之僧雖延名德
下火而心中性火即與之接有不盡者有燼而員
珠五色隨煙上騰名曰舍利者此其為幻為真固
難強測然火化之法不過如此而已今之幻為真固
如灼龜炮鼈灸鷲燒羊焚者與所焚者一迷徒
凡心定不忍見况我鄉塾中曾讀孟子書人其顛
寧不有泚至又繆云殤兒不焚託生無日益復可
笑之甚細檢佛藏實無此文設謂脫胎差誤如紀
異白膜小兒彼證果如斯何堪高比羅漢不畏王
法畏佛法否比華津通明紫雲石龍諸洞燼骨縱
橫六橋諸澗星星映水遊人行尸墓間側然不樂
每獻嘲曰杭人半是焦尾琴耳蓋繫餘也幸遇救
火有人不爾早杭州風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
見劫灰滿地無復裁量如某所有異物某家有怪
毀道聽塗說無復裁量如某所有異物某家有怪
事某人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

若日觀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踪蹟故
一云杭州風會撮空好和反立一宗又云杭州風
一不把蔥花簇簇裏頭空又其俗喜作僞以邀利目
前不顧身後如酒攪灰雞塞沙驚羊吹氣魚肉灌
水織作刷油粉自宋時已考市語二字則反切一
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考市語二字則反切一
成聲者如以秀為鮑酒以團為突樂以精為鮑合
以俏為鮑跳以孔為窟籠以盤為勃蘭以鵲虛有以
落以窠為窟陀以圈為窟樂以滿為鵲虛有以
聲而包一字易為隱語以欺人者如以好為現薩
以醜為懷五以罵為雜嗽以笑為喜黎以肉為直
線以埋夢以莫言為稀調又有諱未成日埽興日
者如詭人嘲我日溜了有謀未成日埽興日
秋意無言默坐日出神言涉敗興日埽興日
說日拙淡或轉日牽冷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
遺未之改也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為隱語以欺
外方如物不堅緻日愍大暗換易物日擗色兒
蠹人日杓子朴實日良頭白繼隨言杭俗澆薄語
年甲則日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日小差遣此皆宋

錢塘縣志

外紀

七

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
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
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搖金七為砌花臺八為霸
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利子小為消黎花大為
朵朵雲老為落梅風諱低物為報以其足下物也
復諱鞞為撒金錢則又義元宵張燈高宗時趙待
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甚盛游張燈制子綉尹臨
安府方雷意元宵張燈甚盛游張燈制子綉尹臨
造五色印于人叢中印婦人衣印文云我惜你不
有我白衣服用黑印黑衣者用黃印印文云我惜
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長眷無不市云我惜不
聞于趙素以彈壓自負即命總轄捕索之督責
甚酷捕者乞勿張皇更寬一夕可以計獲趙許之
即于牙倫處假數婢飾為村婦出遊自後視之至
喧鬧處亡賴果如前所為俱就執縛其為首者乃
睦親宅宗子也素號欄街虎府尹以叔父行戒云
俟坐衙即押來不得言是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筆
答之雖叫呼竟若不得聞須臾榜死趙金箔金箔
即自効得旨放免時人服其剛決云

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袴器
用文軸棖題多用塗畫歲靡不費大中祥符間杭
州周承裕私鍊金為箔鄭仁澤市干枚轉鬻他州
事敗全家徒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
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為杭城日
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用三則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以二升計之非三
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
客旅往來又不與焉武林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
人一吃日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為率大約每
十家吃日亦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
較之今日屠百鷺予時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鷺皆
食鷺若有所訴鷺能警盜亦能卻蛇有二年能而
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嘉靖十五年侍御張景
接浙中令巡官日報屠鷺之數大約日屠一千三
百有奇而官府各家公私燕會皆不與焉較之宋
時又加十倍更可悲矣
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

錢塘縣志

外紀

吳

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傅子
翼蟬譜云杭俗嗜蝦蟆而鄙食蟬時有農夫田彥
升者家于半道紅性至孝其母嗜蟬慮隣比窺笑
常遊市于蘇湖間熟之以布囊負歸夫鄙食蟬禁
食蛙亦自仁政善俗錢塘水玉清士何事廣濟庫
置橫行跳梁物腹中令人卻箸思往賢
元時浙省廣濟庫歲以富戶司出納延祐間有富
戶侵用官資無以為償府判王某素殘忍乃拘其
妻妾子女命以小舟載之西湖趁逐遊人收其買
姦錢納官鮮干伯機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家
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金錢
強作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
夢斷去息恩鴛瑣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
遂合桑濮歌行露其後王判之子孫有為娼流天
之施報何祝吉甫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隣有
其捷哉何祝吉甫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隣有
富豪高牆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訪
吉甫登樓為書二字烏日且看一日貫酸齋來亦
題于左右云酸齋也看無何隣以通番羅貫中錢
簿錄家徙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

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
傳敘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
壞人之心術其子孫三代皆釋道二年則至元十
啞天之道好還之報如三代皆釋道二年則至元十
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行燒毀道土受佛經者為
僧不為僧者為民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璉
真伽自元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復佛寺三
十餘所如四聖觀音昔之孤山寺也棄道為僧者
七八百人皆掛冠于上永福寺帝師殿梁間而飛
來峰石壁皆鑄佛像于元章詩云白石皆成佛蒼
頭半是僧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者獻觀於總
統云賀知章倚託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
日寺額楊髡從其語真可笑也宋時靈隱寺緇
徒甚眾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賣鋪店人家
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常有僧慕一婦人不得其
門而入每日常歸寺必買臘脂果餅之屬在手顧盼
不已如是久之婦人默會其語其良人設計誘
之漸至諛笑僧喜甚謂可諧矣婦人曰良人在奈
何僧盡捐衣鉢使之經商數日果見整裝剋日而
行僧於是日到其家呼酒設饌獻酬交錯已而婦

錢塘縣志 外紀

吳

合先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忽叩門甚急
婦人曰良人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忽叩門甚急
曰有空籠好避僧亟竄入籠中遂鑰之僧不敢端
動與夫昇於遠路迨曉邏卒見之昇於官府啟鑰
則一髮裸體在焉京尹袁尚書笑曰香奩豔語
是為人所誘耳勿問復鑰籠投諸江香奩豔語
香奩豔語志餘瀋風也便欲刪之矣頃觀女史乃
知蘇小小南齋詩目商玲瓏元白書郵舊桃池金
萊公洪妓之從舟客琴操朝雲之依端明瑤池金
界並有名籍而周韶胡楚龍靚小娟者皆薛校書
魚玄機之傳倘定其情何漸班管綴之花上爰比
露桃不盡斷腸詩故物產六則一妓語以彼自無
當不問此曹嫵媚故物產六則一妓語以彼自無
惠澄自都下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
張祐有風流卻是一錢塘守不踏紅塵看牡丹之
宋吉祥寺獨盛蘇子瞻有牡丹記敘靈隱寺蓮花
峰下紅辛夷及菩提寺南倚堂杜鵑縣治羅江東
院都探之雜腦麝以為香囊鳳仙花之好女宮

由李后小名鳳娘六宮避諱耳石湖吳門菊譜云
得自范村者為三十六種而史正志吳門菊譜列
二十九種二譜以黃為首其品甚多有千葉大紅
萬鈴深紫雙紋純白茸絲鷺黃二色銀臺者今復
種山間出他如滿覺街之桂花北山之桃花芙蓉
南山之李花五雲山之蘭蕙六橋之楊花芙蓉
河陽空得花縣名若錢塘真花縣也楊梅為烟
霞塢東墓嶺十八澗皋亭山者肉鬆核小味尤甜
美梵天寺多楊梅盧橘而今絕無矣蘇子瞻云夢
遠吳山卻月廊楊梅盧橘猶香客有言閩廣荔
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子以為未若吳
越楊梅也正平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
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種色比廬南荔子深則古
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櫻欄樹以絲自裹剝之
可為雨衣及細束之用有子生膚毳中蓋花之方
孕者各為櫻筍密煮醋浸可致千里也蜀人以此
饌佛蘇子瞻以饋仲殊菌者鬱蒸之氣所發多
生山谷竹樹幽澗之所白者名玉蕈最貴黑者名
茅蕈赤者名竹荪圓頭細腳者名丁蕈皆下品也
別有一種毒草形似而味美食之殺人宋乾道初

錢塘縣志

外紀

辛

靈隱寺後生一草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寺謂珍品
不敢食獻於楊郡王王亦曰是當為玉食奏進孝
宗詔以美味宜供佛賜靈隱寺復持至寺盛之以
盤經日頗有汁液沾濡兩犬爭舐之一時狂死寺
主大驚曰苟入天厨必遭誅戮亟瘞諸地蓋萬乘
所御自神護而楊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
得免意外之禍諺云西湖日銷寸金目生寸金
蓋謂湖傍多植蓮藕菱芡之屬而又有魚翅能飛一
生獨無鱗魚正德中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
日冥而飛至洋壩頭而墜藕出西湖者甘脆爽口
與護安村同區眼者尤佳其花有紅白二種白者
香而結藕紅者豔而結蓮瞿宗吉詩云紅蓮不及
白蓮香是也宋時聚景園中有綉蓮紅瓣而黃綠
結實如飴芡實湖產特佳香輒而粒大芡白本秋
實惟西湖四時有之芡田之直可十餘金利倍禾
稼湖中蘊藻蘋荇諸水草牽風演漾彌蔓不絕土
人取之以供魚食歲計亦不下數百金也杭州
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嘗讀蘇子
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畱不喻此
語及倅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為奇物投餌出之

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為難進易退不
妄啣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壽
矣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
魚重來拊檻散齋餘近日西湖金魚惟玉泉最
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焉吳山大井中有金
魚數十頭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來無施食者兼
以寒食陰實仰蔽天日而西堅韌若麻筋然也宣
德間大旱井涸人取食者肉堅韌若麻筋然也宣
侯井中亦有五色魚其源通西湖故葶乳日駁又
與吳山井不同也金魚自有種若如程史所云飼
紅蠶而生今五色四尾者孫承祐人孫承祐納錢塘
甚多賴而不掉主何祥乎錢王承祐納錢塘
妃寵之至為節度及納地猶不失官贈太子太師
祐每宴殺物命千數從一餐處食猶窮極水陸嘗
魚自隨雖行僻野難致一而卒乎竟如夢祐克毗
夢人授著草曰我當五十年而卒乎竟如夢祐克毗
陵功最著以著故不得附吳薛傳後邑無此人作
饗祖東坡安得為干鶩頌冤夫人生百年祇因三
寸舌頓滅其半半向饑口趙子固向伯叔趙子固
筵中垂冷涎惜哉惜哉

錢塘縣志 外紀

至

錢塘二佳士其先太原人靖康之初攜家南渡兩
家各有中原契書復故業至七十餘年藏契待時竟成
中原憑契書復故業至七十餘年藏契待時竟成
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田產有契書可保矣
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
萬法歸空之理為長也

論曰邑乘自咸淳以來多稽野史原夫端昂浮海
事付東流良狐投林私襲玄草所充螭右已彈蠹
餘茲拾霏雪之餘英佐揮塵而已田氏叢談託之
委巷里耳所睦詎聞大方況又擷其萎華雜以蕪
棘所言諸卉咸就採緇而事涉教猱詞虛吐鳳卽
羣情所鍾忍施鑿斧存十二耳夫奏古樂則魏文
交睫進隱詞則漢武傾耳是言亦有所當也邑人

林逋每思侯白
樵樵侯白復何足思
惟主文而誦
諫言者無罪聽者意消
吾其爲曼倩矣